睡隱集 地

疏文序記書
語戒行狀墓誌碣銘

5563.7
8051
v.2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膴隱集卷三

請從祀晦齋疏 代湖南儒生作

伏以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也不以中夏而有餘不以外國而不足惟係上之人闡明而開發之耳吾東方之爲國不爲不久其間豪傑之士不爲不多而求其以道學爲名格致誠正爲工尊主庇民爲任者絶無而僅有及我朝受命以來治敎休明眞儒輩出求其時之近而德業之無疵者則莫如五賢者焉雖此道之不幸斯民之無祿或有隱居獨善而不能免駭機者或有得君行道而不能展盡其所蘊者然其遺

東238888

風餘烈徽猷懿範足以師表一世而激厲後生則豈可不表章而尊顯之以為來學之指南哉不幸將禮之典尚未舉行多士共鬱一國同嗟華而館儒從祀之請出於文廟重修之日我 殿下聚賢崇德弘道右文之心又出於近代帝王萬萬則謂宜朝許疏而夕行之不意章疏之上不再不三而聖批之下愈出愈新至以李彥迪亦參其中李滉過為推尊為教雖聖意之責備於賢者必有所在非尋常淺淺之所能窺度其萬一而王言一出播及遠近物情惶惑士氣沮喪則決非昭代之美事矣臣等跡滯遐荒路阻天

門不能急時褱是西上以隨館儒之後仰申窺管之
見稽慢之罪實無所逃而 聖聰未回縟儀不舉詎
劄紛然尚不得要領而退則臣等之各陳所見亦無
遲晚之嫌矣臣等伏見前後疏辭及臺劄子又伏讀
前後聖批則李彥迪立朝之終始平生之心事盖已
暴白今不敢以已陳之芻狗更瀆清聽而顧從祀之
請尚未蒙俞允則竊恐 殿下之心猶不能十分無
疑於彥迪之心迹兹不得不終始冒瀆伏惟 殿下
試留神澄省焉夫以乙巳丙午之禍千古之極變也
二聖繼陟群凶伺釁執叛逆之名而為復怨之地當

霆之下無不摧所羅織之慘烈於猛火而忠順堂入侍之日彥迪獨正色論列曰人臣之義當專於所事又曰舉事當顯明不然恐士林多有橫罹云則其所以嬰龍鱗犯忌諱者如是前攻李沆次攻金安老亦李芑之陰險而謂不可爲相知元衡之凶狠而絶不與相通則其所以撩蛇虺踐虎狼者如是以取譏當世貽笑萬年懇辭勳爵則氷炭之截然不相容如是卒之關西之竄與乙巳諸人同罪則君子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臣等伏見自古賢者之事是君處危疑者未嘗不屈節調護

誠意懇惻雍容開導冀君覺悟而後已非如一節之士面折廷爭碎首出血而為直者又不如自好之人怒悻悻然見於其面窮日之力而去者故太公召公不下流言明道程顥不攻新法龜山楊時往於危朝朱熹樊黃亦救趙汝愚當時後世之不以此為數賢之病者良以含其迹而論其心也況彥迪受知三朝位極貳公一朝大變宗社如髮而掛冠舍笏高蹈雲林自為計則得矣其於夷險一節之義何如哉卒之覃亟之勢無可奈何歸省老母三上乞遞則豈彥迪之本心哉茲乃不得已也若其勤勤懇懇於章劄之

間輔養儲貳毓學將政一綱九目一綱十目之疏十條之啓前後數千萬言直與伊訓說命考亭封事相爲表裏求仁一錄進修八規終在於西塞遠謫之中則其責難陳善脩己事君之死而後已者質之古人而無愧矣 中廟之比之眞德秀者聖人豈爲空言哉嗚呼公論定於百年而在於輿情使彥迪所爲或有一毫未滿於人則雖家置一喙戶饒一舌決不能使之歷世瞻仰顒爲師表也今者館學諸生朝廷搢紳以及方外之士不謀同辭汲汲然如申親父兄之冤則其不肯阿私己亡之一臣而厚誣 殿下之四

聰較然矣臣等伏見宋臣朱熹之言曰學則孔孟尚
矣居是邦語其風聲氣習之近則鄉大夫鄉先生之
賢者豈可不知其人盖地之相距也不甚相遠世之
相去也不甚相後其懿行緒言聲容謦咳尚有在人
耳目者思其容貌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而激發
儒之志其視尚友於千古相感於百世者尤為親切
夫如是則從祀之典亦不可但已也而況數十年來
先正既沒士習不明倀倀貿貿莫知所向則尊德尚
賢以為後學之師表豈非今日之急務乎千載精明
時難再得 明乎可為而不為曰姑待後日不可輕

擧此臣等之所以鬱紆長太息者也爾已千里叩首
天門無任激切屛營之至

請慶尹軫疏 代長城儒生作

伏以世皆以死國者爲忠臣爲烈士曾不知死國之
中又有高下等級之不同者若夫謀人之國國危則
亡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社稷之臣死於社稷封
疆之臣死於封疆則死固常分也其死也可尙而亦
不足多尙也其或以一命之賤而懷徇國之忠至於
則棄食食衣衣而歸難則視死如歸如桂薦不知而
死難狼狽身棄而與師俱又忠臣烈士之尤者也故

司醞奉事尹悅避城入也當壬辰之亂避兵于長城地當時縣監李貴白當時巡察使李廷馣以笠岩山城形勢斗拔高麗臣宋君斐禦蒙古之地也因故址築山城爲中路遮截之地事未訖而李貴見遞廷議患守令之無可寄山城者啓軫爲山城鎮城將軫自受任以來日夜在山城程工計肅躬操勵鋪設砲壘南北門作軍屋數十間貯軍糧若干軍器若干鑿大池三穴皆因李貴之舊而益加綢繆爲遠丁酉之秋倭賊陷閑山島軫挈妻子入城中移書旁縣約以死守及南原陷天將逃賊兵彌滿湖南軫之親舊咸謂

軫曰君受命專城不受命守城事已至此君宜早避
軫正色曰朝廷專斬賊正爲今日地此城吾死所
而今日乃吾死日團結義兵數百名日夜警守及群
倭自湖西歷至烏合之衆一時星散軫不得已挈妻
子出城賊徒卒迫白刃交頸而軫顔色不變罵不絶
口而死軫妻權氏前參議臣權辟之女也義不受汚
引佩刀自決賊義而哀之不脫衣服而上嗚呼壬辰
丁酉之變吾東方所未有也方岳守令之臣知事之
無可奈何咸爲自全之計當關山之敗南原之陷湖
南士民一時西奔咸得保妻子還來以至于今息偃

在床軫以京師之人擧家遷京孰云不可而以一身嬰孤墉抗方張不㓕之虜夫婦同死節義成雙乃萬古忠臣烈士之所未有也軫之事迹表表如此而國家褒贈之典至今未下湖南之人咸以爲恨臣等五邑之人知軫死義之詳者尤以爲恥謹將一封之疏仰徹三淸之遠而至今未蒙俞允不得已再塵淸聽伏願 殿下無惜一紙之褒録以樹萬代之風聲不勝幸甚嗚呼掟烈士雙忠臣贈以官爵表厥宅里者何有於已亡之朽骨哉乃所以扶三綱立人紀爲國家倉卒之地也臣等豈敢阿九地之一臣而誣九重

之清聽哉伏願留神澄省焉

呈遼東指揮使文 浙江總兵告天朝曰朝鮮與倭賊通好全慶地方倭賊雜處傳此相傳遼東楊御史送指揮使黃姓人偵探列邑耆老呈文於指揮

伏以倭賊之禍小邦前萬世所未嘗有則小邦之於倭賊後萬世不可暫忘也蹂躪我三京丘墟我七道宗廟化爲灰燼寢園至被發掘陵谷變遷雞犬靡遺則小邦社稷之耻何如也刳剔我父兄係累我子弟丁壯盡於鋒刃嬰兒殲於槊上全門屠戮萬戶朱殷則小邦臣民之痛何如也國耻如是而不能雪私讎如是而無以報幸賴聖天子矜念小邦菲怒倭賊

王師濯征一元鋒折衄寡君無國而有國臣民無家而
有家者秋毫皆帝力也尊則天地而天地不可誣親
則父母而父母不可欺不獨天朝之於小邦以內服
一視而小邦之於天朝亦不忍以藩職自外不意今
者罔極之誣出於內服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許多
無理之說固不足一二下數而惟念小邦之素稱小
中華者以其能守區區禮義也天朝之字育小邦者
亦以其能守區區侯度也歷年二百世受東漸之化
傳世十三不懈述職之誠蕩焉傾覆亦惟大邦是賴
國可以亡民可以殲而猶不忍與倭賊通好況今賴

天之靈得以復舊有十年生聚之計無一朝倒懸之
急而苟欺不遑顧之天威忍和不共戴之讎虜萬萬
無是理矣今夫人遇盜賊將殺己而類父豈得免既
免之後背父母而媚盜賊雖至愚者猶知所擇矣而
況魯仲連戰國之一士耳以暴秦之稱帝爲耻而欲
蹈東海田疇漢末之一男子耳以公孫之未滅爲辱
而不見日月設使小邦君臣忘讎忍耻欲與醜賊通
好而全慶等四道二百餘州縣豈無一士一男子以
和虜爲辱者哉而況八邑自壬辰以來人自爲奮爭
赴義旅家自爲輸以濟天兵而一兩年秋[illegible]

奄至搶殘焚掠靡有孑遺寡妻孤子遍滿一境爲人子者皆曰吾與倭賊有父母之讎爲人兄弟者皆曰吾與倭賊有同氣之讎爲人父者皆曰吾子死於倭賊爲人妻者皆曰吾夫死於倭賊莫不痛心疾首飮泣叻籲天連赤岸尚羞同戴地隔滄海猶恥共履況以介鱗混我衣裳容其並育並生於聖天子再造之藩邦哉天地日月昭布森列社稷宗廟猶有神靈豈而可忍孰不可忍也伏惟指揮大人自小邦被寇以來盡心東土之事今承探問之使不憚載馳之苦窮海僻邑無不親到人情物態擧爲領畧則雜處同住

傾心相向之說不必一一下明矣請勘舉許狀歸報
天朝衙門不勝幸甚

呈中朝書告文

嗚呼壬辰丁酉之變尚忍言哉上而國家有宗社寢
園之至恥下而臣民有父子骨肉之至痛三京一空
八道俱墟雞犬無遺草木盡赤方是之時寡君已無
國矣臣民已無家矣則小邦之於倭賊誠萬世不可
忘之深讎也幸賴　聖天子軫念小邦赫怒倭賊動
兵部調兵戶部調糧王旅濯征醜奴廟退萬里屯戍
連年暴露卒之使寡君無國而有國臣民無家而有

家則天朝之於小邦誠萬世不可忘之至德也夫其
有萬世不可忘之至德故小邦子遺之民皆曰我有
嬰孩吾天子育之我有萬姓吾聖天子存之微天子則
吾夫為倭　誠微天子則吾妻為倭[illegible]纍同心而戴
以齊口而頌堯若人人皆賦也夫其有萬世不可忘
之深讎故小邦子遺之民皆曰幼而無父倭賊之故
老而無子倭賊之故無弟無兄倭賊之故靡室靡家
倭賊之故莫不飲泣而切齒皆思食肉而寢皮吾人
人皆然也夫以萬世而尚不可忘也至德萬世而尚
不可忘也深讎解兵以來僅滿十年而同經之[illegible][illegible]

於意外謂哉小邦與倭通好西南地方倭戶錐言聖
天子明見萬里必察小邦之情事而誑言三至誣詆
遼邑之援杼柱年黃猗摧來省一國今千兩天人舖
動是詔經柔無根之言庶幾自露於不隱之語誅不
必一一論列也惟念小邦素得小華之稱爲下克忠
畏天保國自前世已然梁武宋城之圍百濟之使畢
哭端門明皇天寶之亂高麗之臣遠達西蜀往謁
已昭載前史以爲美談君臣之義聞之熟矣逆順之
分十下之情矣式至今日皇朝之字小邦倍百前代小
邦之仰望於有以下地情非凡茂同父子云至今嗇

邦之復舊俱是天子之威德如是而謂天可欺許倭
同住則廟社之靈謂之何哉山川鬼神謂之何哉一
國臣民謂之何哉三百六十州豈無一人義士白首
億兆蒼生豈無半箇着恥而忍令介鱗溷我衣裳哉而
況小國之在壬辰翦焉何殘無可甡矣宗廟亡矣君
臣上下顚沛流離而猶曰有亡而已何忍通好於倭
賊父子兄弟爾滅屠戮而猶曰有死而已何忍屈膝
於倭賊。控于大邦待命於天而已今不待請而上許
倭賊之通好下安倭賊之同住揆之天理則無理揆
之人情則非情主辱之謂何而忍爲是恭又死之謂

冊封之使朝還丁酉之師又渡焚掠三路秀[illegible]而退
足下也據南海行長近駐順天甘言依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貴國之道當若是乎以怨報德亦已甚矣[illegible][illegible]還
之後又一不懲艾潛發輕船出沒海西曰壽善[illegible][illegible]
屢次擄去探問邊竊虜實天兵有無而後乃許還[illegible]
使天兵果回而邊備果虛則足下豈欲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而先設詐言之爲足下言亦已在矣我國家一不
送通信使天朝一不送冊封使則貴國之謀叛我國　又
何如於壬辰丁酉也關白之禍至我國國皆[illegible]島[illegible]
得但嬉而殘禍我國之亭亦未必無出於一貫窮此則

誠然矣但前後之言盡歸欺謾將來之事又何足信
足下試思之果無是事耶也今天下強弱何常匈奴
冒頓有控弦四十萬恃士馬之强乘中國之弱圍高
帝白登七日而未及百年單于冠帶朝渭上突厥頡
利據沙漠數千里享香火之情乘新造之唐入渭水
便橋者再而不過十年頡利係頸就下吏漢祖唐宗
能屈於一時而得伸於萬世冒頓頡利取辱於目前
而禍起於旋踵前史之所載歷歷可見天地剖判疆
域區別吾與爾非相吞之國一時之憑陵蔑蔑又何
足以自多也 聖天子軫念小邦赫怒責國許勝兵

三十萬限三十年屯戍經理司留駐京師四部言今
居湖嶺禮樂征伐盡出天朝講和與否固非我國所
得擅便也而況貴國之焚掠我國幾至七年丘墓
婁遍滿國中為人子者皆曰吾與日本有不共戴天
之讐為人兄弟者皆曰吾與日本有不反兵之讐為人
父者皆曰吾子死於日本為人夫者皆曰吾妻陷於
日本豈忍與日本和親萬口同聲衆怒難犯家為兵
甲人自鍊習有國家者只順民心民心若此則亦末
如之何也已雖然聖人之待人與其將來不追既往
王者之交隣許其善意不責其舊貴國若能誠心願

和貴島若能革面歸服則國家當捐薄物細故盡棄
舊惡前釁募釜山通路可如前日也若夫通信使之遣
非得 聖天子分付不可也鄭夢周之行在麗代入
我朝二百餘年惟申叔舟一行而兩國無釁至己丑
至丙申未及十年而通信使再往而兵禍毒荼則通
信使非惟不當遣蓋亦不須遣也摘留王云茲卽回
送耳不宣

李青蓮書院新刱通文

蓋嘗聞李文靖澹然無欲王文正儼然不動兼之者
吾青蓮李先生其人也先生早自奮發[illegible]切問近思

之學晩而樹立有利民澤物之志道過明時始終一節引君當道懇懇不已好賢樂善休休有容樓臺起無地暮夜孰懍金淸白之可質鬼神形於處士之歌詠文章金擲地風采玉成權衡容之儀動耳目播於學士之章句草闡勳之文而九地之嫉鬼傑序儒先之錄而先賢之潛德發是風峻節緒言餘論是以百世下興起而況於一世乎況於一道乎況於一邑乎如是而廟貌不立風聲未樹其於高山仰景行行之義何如哉遠近士大夫措吾所爲頌靡其孰能說之窃念康津縣乃先生僑寓地而月出山是先生藏修

所也玆用於縣北山南狗立書院文武不謀同辭士子咸懷盡力第念先生一國之公卿而斯文之蓍龜非唐津一縣之所得以私則書院之設乃一道公共之責非一邑之所應獨任也肆敢播告于列邑諸君子伏願隨多少或米或布共成盛事以裨斯文不勝幸甚

佛甲寺重修勸施文

武靈大郡也其山鎭曰母岳爲衆山之所宗故曰母俗人稱之爲佛甲爲佛寺之所宗故曰甲山腰有龍湫廣數畝其深無底神龍居之興雲致雨故一方之民賴其利澤焉其傍之谷足容數百家有飛泉一道

自雲窟躍下散布石上清瑩可鑑重纍疊嶂四面圍護眞龍天八部之所衛護洞天福地之一也有巨刹五百餘間僧房七十餘院廊環四百餘間高九十尺法堂可坐百餘人雖揚州之水西宣城之開元蔑以加其壯麗也厥初之經營孰爲而孰待之其畫綱則老僧曰法堂改構時得見其上梁則有大書六字曰貞元元年改造高麗忠烈王朝有王師覺眞自京歸至卓錫而居之其弟子數百環寺爲叢林洞口不能容其沒也王爲之立碑李學士達衷應製爲銘斷碑缺畫至今在人口籍甚環山而邑者羅咸光靈茂

琢長城數州之人士愛其院舍之清敞水石之峭潔
城市之隔遠挾策讀書者日以數十計春弦夏誦洋
洋乎盈耳哉出山[illegible]身科甲有聲王國者接踵蔵修
之有所有關於學問如是哉茲可與五老峯之白石
菴九江郡之白鹿洞並駕而無愧豈可以佛殿僧舍
慢而易之哉若歲大旱有事羣望則太守率文武官
士齋宿於寺親祭于湫潭禱祈熈春一郡齋會則父老
率子姪兄弟讀法於講堂飲射于門樓然則是寺之
興衰豈緇流之所獨休戚哉不幸丁酉之變兇燹一
過殿堂室房悉燼矣焦土魚鱉皆不起竹色久死池龜出

哉鶴白迴不獨桑門開上有感而悲者有識之士
亦有禪宮一發世事堪食之恨浮屠人法該講於大
衆說意皇殺大衆問之曰是寺之興非數十百萬
不可比丘所有錢粮幾何材力幾何比丘之所以營
論罔曰若將以何道若以西方之緣業則有信者有
不信者比丘將何由法授曰吾佛者也以禍福說寺
舍緣業何以告人哉其不信者則吾將以人情告以
人情告則諸老先生必曰是寺也吾童子時所讀書
處其廢也吾感之其興也吾倘得無情其子乎必曰
是寺也吾先亡之所讀書處其廢也吾感之其興也

吾僞得無情有善童子者必曰吾子之出於學也於是寺吾豈可不爲助力爲童子者必曰吾既從而學也必於是寺吾豈可不爲助力云爾則其於錢帛牛馬布帛衣食必無所愛矣下於此者吾將以因果諭之使天堂無則已有則助我者其登乎地獄無則已有則不助我者其入乎夫如是則與我同願者豈但十百千人而已哉吾於荊是也何難大衆曰唯唯書之以爲券子

送義玄入頭流序

物以罕見爲貴人情皆然也今夫麒麟之麕身牛尾

固異於走獸而又必在無何之鄉故人皆曰祥麟鳳
凰之背文異禮固異於羣飛而又必在千仞之
故人皆曰祥鳳豫章之夾日固異於衆木而必生
於絕壑故匠石見以爲異材靈芝之煌屋固異於
九井而或生於齋房故賢愚皆知其瑞草鄉在
麟可係而羈則與犬羊奚異鳳凰可馴而樓則與
鶩何別豫章而與樗櫟同社則匠石豈以爲異靈芝
而與蓬蒿爭地則賢愚孰以爲瑞物固然矣而人
甚倚市門者固無價城市資級者固無復材矣何
氏有甚焉鄉之道不以假許之斯乃同候於列

空之門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而曰我能明心我能
見性吾不信也學佛人義玄早從我遊熟觀其爲人
辯慧而能言聰明而識機博通經史諸子以及於大
藏下筆爲詩雖不甚工而大槩無塵俗氣天所餉者
固有以異於人矣而迫於六親時不免出入城市舍
惜之而不敢以告誡今年秋自佛甲山之誡日菴暨
暨來訪曰吾將入方丈山居七佛寺轉而入金剛又
轉而入妙香從此將爲獨別請以一言送行余不覺
憮然曰汝得之矣人之賢與不肖在所自處佛甲亦
山也戒日亦寺也而汝不肯處湖南諸山豈其奇於

尋芒山莫勝於遺山莫大於瑞石天冠而汝又不屑至
欲求方丈之名山七佛之名刹而居之出自幽谷遷
于喬木昔汝真是也從此而入金剛又從此而入無
香則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者汝真是
也人之望汝將如優曇鉢華時一見於世間譬之三
謂麒麟鳳凰豫章靈芝一不必以罕見為貴而惟汝為
貴其精乎吾雖在世而離然常有遊之意是而不
免世界之纏繞如隍膠漆混中不能自拔三者汝之
行健羨至胃聊為之言

陽城李氏族譜序

傳曰一年之計種穀十年之計種木百年之計種德

種穀者穫其實種木者穫其材種德者穫其福
之理也雖然穀既種或傷於水旱或災於蝗螣枝植
而不穫實者有之木既種或蘖而殤或拱而夭是種
而不穫材者有之若乃或然之數也有必然之理而
無或然之數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不在今世則在
于來世者持左契交手相符則其惟種德者乎今夫
大家世族之赫世冠冕累葉鳴鍾門十朱輪家一萬
石者世徒見其巍然而企慕之曾不知今日之所進
者乃是昔日之所種也余於陽川之李有感焉陽川

之李自上柱國公有功於中朝顯於麗代其子孫世爲將相與王氏相終始至我朝不絕而蔓延徧於四方宜與四代五公之袁八葉三事之蕭桐木之韓三槐之王相上下於數千百載之間吁其盛矣哉人皆謂今李氏之興自柱國始不知柱國以前種德者凡幾世而柱國以後則特收其所種者耳不然則天之雨露之潤地之培殖之功豈偏於此一家如是耶李氏之賢而居顯者有曰德顯有曰晉明學於余皆好德而文又信而有立必能弘祖烈世其家而越千里得見乎其與郎將[illegible]氏[illegible]族譜来請序於余以冠其顛

者有意於成立門戶者可謂勤矣余見柱國之後亦
無有擘上功臣春富嫡女於牧隱子種學安觀察崇
孝其孫婿也而吾晉山文良公又贅於安公則余亦
陽城之外孫也於族譜不得無情則不敢以蕪拙辭
若其世代則譜在功業則國乘在今不復贅焉

送僧印悟求族譜於嶺南序

族之有譜久矣而譜之不可無則前人之述備矣吾
東方人物之藪嶺南為最嶺之中晉為最晉之産三
大家為最三大家之姓吾姜為先上而為名卿巨公
下而為學士大夫者代不乏人濟肅若文敬文景一死

國若恭穆父子華國若通亭三世國秉昭在吾不贅
焉洪柯欝欝乎長源渾渾乎姓之散在京鄉者處處爲
嗚珂里及今日衰替不振宗人之布散於窮村僻巷
者邈不相聞雖各派未遠而率然相値曾不知爲一
人之所生　噫天地屢盈虛與時消息衰替不振則固是
天數也邈不相聞則又豈可委之天數耶吾宗伯晉
興相公嘗以族譜事囑余余不幸爲棄人雖在世上
而戚戚如九泉下人又無健步不得往來湖嶺間訪
問諸宗常以爲至恨浮屠人印悟吾三從庶弟也少
學佛遊名山逌入嶺南得與諸宗定今年冬十月訪

我於佛甲里之雲堤月于師將還頭流余謂之曰汝以空門絶父子久矣今來見我猶不能忘情於本宗也譜之未成抑汝之恥也汝以一瓶一鉢周流大地與行雲飛鳥共相先後盡訪諸宗以成吾願印悟曰諾余遂謄家藏舊譜以授之詳於同姓者重宗統也略於異姓而不全刪去者欲使其子孫知吾善世也不知其後子孫則空其下者欲令書塡也吾嘗聞良膽相公與吾師膽公異派生同一域似無異姓之理汝其問之恭穆公之弟簽壽秉三公似無俱無後之理汝其問之宗德公與吾戴愍公親兄弟戚屬不遠

而聞其子孫在尚州汝其問之姜渾相公之文章德
業在人耳目而漫不知其昆雲汝其問之吾嘗聞河
鄭二家與吾家世親而其子孫布滿嶺南必有知吾
宗所在者汝其問之博士公啓庸給事公引文監察
公師贍晉原君昌貴文敬公君寶俱無兄弟竊恐前
人畧而不書汝其問之嗚呼人輕者言賤吾以無狀
棄於時譜之出於吾人必賤之而骨肉無相絕之道
吾之無狀固應見絕於世人而不應見絕於吾宗況
吾雖有罪譜何罪焉吾宗中如有漫不省視者汝其
以此告之必得填空以來汝以佛者之徒求譜於他

後人或不信汝之爲宗敬書此卷末以爲傳信之資
非敢以此爲文也

重修文廟記

萬曆二十年壬辰倭賊犯京師焚三宮社稷宗廟文
廟越明年癸巳天兵收復京師倭賊退屯嶺徼是年
十一月車駕還京師命禮官以權宜奉安廟社三命
國子長貳率太學諸生汛掃文廟舊基奉安文宣王
及顏曾以下從祀羣賢木主于齋室之道存者以享
秋釋菜以礪廉恥養諸生一依平時惟聖廟以兵火未
定民力方困未及重造二十七年戊戌天兵遂湖舍

餘賊一時過海越明年庚子太學生百餘人移文于
八道諸生曰惟文廟未克重修吾輩之恥八道諸生
應聲而和曰惟文廟未克重修吾輩之責相與備貲
竭帑陸轍水程咸湊于京師椽櫩榱桷之用畢完
甎之需不日而集工不勸而善吏不督而勤以某年
某月某日始事至于某年某月某日而訖功焉室宇
宏敞神位清察明倫有堂講業有齋廩有庫庖有
圖書有藏一依舊制無廢前規凡用財若干用手
干皆不待公家一號一令不費公家一錢一石而成
之嗚呼異哉蓋嘗論之亂世尚武平世尚文鄒夫

瞽說也漢高祖總定斯布而過魯之日先祀孔子漢光武未平隴蜀而宅洛之初首起太學西京之末巨猾滔天而思漢之士一呼而雲合東都之季姦臣竊命而草茅危言者斬首而不顧國祚之綿歷維持者迨于四百年而董卓曹操之徒睘視九鼎而終不能蔑漢自立以此觀之則學校之設不惟治世之急務而抑亦撥亂反正之所宜先也吾道之東者久矣內而成均外而鄉學一依中朝三代之為國家二百餘年養育人材扶植斯文視前代又加什百卒然倭奴之變乘輿播越八道灰燼武夫健將精兵悍卒爭先

寵匿之不暇而章甫之徒所在響應張空拳冒白刃
前者死後者繼奔問官守者累累而不絶給饋軍門
者剄心而不匄雖不能攻城破陣陷銳摧堅而賊虜
之不敢橫行特食方岳之得以號令列邑者皆莫非
士子之力茲豈非君臣父子之倫綱上死長之志尊
王攘夷之義自平日熟口而順耳暢外而朔中一朝
有變軀命不是恤倭賊不是畏長槍利鋼銃炙火炮
不是避哉究變總退瘡痍未起而又相與亟力殫爲
令時鳩工重修之盛擧續於太平之舊則三代尚矣
兩漢唐宋之間亦嘗有是事否醜奴之候我好音不

曰可侯而在泮獻馘之功有不足論者矣其或謂教化非國家之急務而經術之士不關於亂世者尚豈玆哉年月日記

癡軒記

昔王武子有叔父曰湛年四十猶未知名當世目以爲癡而湛是如也隱居不出常讀周易晉武帝嘗謂武子曰卿家癡叔死未武子曰臣叔不癡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人自是始知其有隱德也吾丘嫂有兄曰丁君仲化氏自少結髮不出鄉里年過五十益自韜晦鄉人或以爲癡仲化曰甚善名我固當固自號曰

癡翁丁酉之亂世業俱燼距先廬百步許結茅數間名之曰癡軒環舍皆竹也遠近之經過者只見千畝之檀欒而不知有人家也屋下有清泉一脉瀉出於竹根貯數斛為方池種蓮十餘莖池之四方種菊數百叢蓮以夏菊以秋竹以貫四時而無春花是時之綽綽也家甚貧未嘗無酒性不喜飲未嘗無壺觴良天佳月與妻對酌飲少輒醉踏癡軒歌癡歌曰世上之人兮以我為癡兮以我為癡者不知其癡兮吾保吾之癡兮以終吾天年兮陶陶自樂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常以書抵余曰吾以癡不能有為於世子以癡

又棄於時記吾之軒者微子則不可余於是廢書而
嘆曰菊花之隱逸者而癡翁能養之蓮花之君子也
而癡翁能愛之竹草木之後凋者也而癡翁能植之
是固癡者能之乎以王湛之賢人尚以為癡況今之
時與武子之時又加遠矣則謂癡翁為癡者與世之
常常也今癡翁受人之譏已而以癡自處則又王湛
之所無也昔柳子厚謫官永州家于冉溪自以為愚
而以愚姓冉溪余謂子厚以伊周管葛稱譽王伾王
叔文而致位通顯不幸顛躓甘處於愚則以愚自間
也今癡翁憤世人之癡頑而隱身不出幸世人之不

知己而樂受癡名則癡翁之智可及也而其癡不可及也癡翁之家多賢父兄而中表又有賢士大夫必有知其不癡如武子之知淵若余於癡翁有葭莩之好知翁之深者莫如余故因記其軒而遂及其為人以發潛德云詩曰

癡叔自知癡有味一瓢顏巷卧清貯貳泉數斛調猶事審蕭于兼是舊知爭友本無桃李契脩篁共住雲霜期世人癡點不相補誰信其翁元不癡

李子顯新彝記

吾友李君子顯嘗以書抵余曰吾有一畝之宮百步

之園於距親廬一里許乃余晚年新築也屋上之山名曰滿德取其意氣之端重也屋下之水名曰活人取其灌溉之及物也屋左有長谷嵌然而深廓其有容其名曰花原取其夾岸皆桃花也子盍爲我記之余應之曰諾吾將目擊而爲之他日過之所謂滿德之山者尋常之堆阜也活人之溪者尋常之涓流也花原之洞者尋常之磨牝也又不見其所謂夾岸之桃花也余爲之胡盧曰異哉子之所謂山也水也洞也者止此而已耶抑又於山也水也洞也之外別有所謂滿德活人花原者乎子顰笑而不應余於是改

客而言曰我知之矣觀山者不必於終南泰華觀水者不必於江河淮濟談隱者不必於朗州之武陵只在會心處耳意者吾子之胸中自有丹崖百丈青壁萬尋穹窿磅礴厚重而峙立者乎又有洞庭七百里夢八九其餘波之所及足以灌百城而注四海者乎世已忘我我已忘世巖藪蹄迹雖未韜光又別有一曰地別乾坤秦人之所不能至晉客之所不能到者乎夫如是則子之居無山而有山無水而有水無花原而有花原吾無識乎爾夫花之謂園名不如其面相形不如論心者乎子斷曰未也吾何望於是將以

其勉焉耳余曰可也大人之心操舍不定出入無常試自若昔先正先師之名精舍齋宇者莫不以己所不足而用力者為踰將以顧名而思義也今吾子顧滿德之名而思歷重不拔者顧活人之名而思利民濟物者顧花原之名而思遺世獨立韞櫝待價者以是三者俛焉日有孶孶則今雖不能於前所云者而將來之所成就豈可量哉苟不能然而山自山水自水花原自花原而子顧自為子顧則吾未如之何也已子顧曰請書之以為監戒遂為之記

水月亭記

士大夫之進不得有為於斯世棄位而巷處者必謀明山麗水之濵池館苑囿之樂一以為淸閑寂寞之娛一以抒憂時戀闕之懷六一翁之於潁上杜祁國之於睢陽皆是已前牧使光州鄭侯年五十而棄於時遂求先大夫玉川先生之別業於光陽距先廬十里許而居之選勝為亭以水月為名焉余觀夫南方之山巍然高者以千數而白雲為最竒南方之水可行舟者以十數而蟾江為最大以白雲之東麓為屋山而以蟾江之上流置屋下則勝絕有不暇論也而况天下之三神山方丈居其一烟火食人之生世間

開方丈之名者亦早矣其於起居飲食早夜相對者何如哉左嶺右湖挹引烏鵲商舡之所過集市賈之所輻湊汾陽湖纖鯨洞蘆花瀟湘成山火雲成堆靈落而千林紅火駛而長河一[illegible]萬狀畢集於几席之下則與求月之所以異者也兵火十年文物一空而求月則猶之舊也世路險巇人心不古而求月則猶前也市道日巧一錢[illegible]而求月則揖讓也[illegible]結集龍門雀可羅而求月則不[illegible]而若扣扉而[illegible]往也蓬戶着如被而花[illegible]光耀金爵[illegible]流座求得月而益清月得求而益白直與[illegible]之聯業上下

乎同符則此水月之可以但名亭亦誰不道登公之亭而幸尊新誦公之歌頌六之書已得水月之大槩而若公之心則余固知其亦是乎書

花雪堂記

花雪堂名花異草皆在焉不書畫花雪也夫花之發常在艷陽而雪之降常以大冬以艷陽之花當大冬之雪此堂之所以得名也名之者誰錦州朴侯也主之者誰綿城柳乙也朴侯以辛亥壬子之冬拜前礼三鄕者再而往來過柳子之堂者四其翠也余以過客隨侯而升堂則擁花數條已能白山茶一樹已能

紅山茶為耶樹造蒂見逝色同香交相賽猶恍然不
知歲之冬冬之閏閏之幾望也徒謂撕子曰子之學
未有不濟命之日化焉半內于剖竹樹住日物以春
而為也人以學見為賞今大餅白紛蒂花二三月之
開者由況波中守能也運何足為於繼卻豆草式施
湖六花間菜新移繼於南山色尾之水演水為未設
也蒂言一緒下斷性必為一者方能西溫花蜜陰
式不緒敢姓輪誠味六百隊面以國花之幽者五
相負匪則之詩有兩端亭見而一有是之丸言一許如
東並而命書也書再時閒閑別開學新花一八有嫩

開也花花漸滿之而向花花□□者花上雪時三三五
為余生日而開□□雪□也□識者以為清華矣以
其無□盡空□以為□年而花以生春冒真雪壽之
余又喜閱古人記為堂者有曰松雪為軒者青蓮
雪夫松之釋雪所之而雪□常可亞□□時也表必實
有之而繼且假以修之而况于堂之實有花之雪
者乎樂子曰可矣俟為余為記於是乎書

清燕堂記　甲寅人□而□□

萬曆癸丑倩夏之初余任雲間別業而已予自龍城
來鄒衙自鄒衙出鄒相訪經久乃曰予見龍城斗方

夫之山西迤爲宿星峙宿星之水流下爲鳧爪[illegible]川
之邊有小山五點而其一曰述山述山之下即吾齋
[illegible]在焉[illegible]鳧爪左小溪而溪益靚切旱不竭水不流
而又多魚可以漁釣余樂之構草堂數間於其上而
名曰清夢子盍爲我記之余應之曰記則吾豈敢請
問清夢之義而已子曰吾嘗聞飢人夢飽渴人夢飲
今吾耕田而食未嘗甚飢鑿井而飲未嘗甚渴吾不
至夢飽與飲也[illegible]得官則吾[illegible]
故夢蕉者得財今吾年[illegible]駟萬鍾已[illegible]外大[illegible]
已非分內吾不敢復有望也三虛四滿滿不求餘補[illegible]

遊暖暖不來華吾不夢襲王也好爭者嘗夢動棲好
色者嘗夢娥媚世已忘我我已忘世迎之無心顧之
無怒則吾不能為動棲祖出自秦殘長者統綺共
腑青樓曉而知悔則吾亦不夢見娥媚也里諺曰晝
之所為夜之所夢心之所思夢之所見吾無所為日
惟灌花採藥以娛餘暇以休而登發東皋或使稱乎
此古書體符神被曲肱而寢所夢即所為也吾無所
尼入則思見圖書出則思對乎風冷冷者思與耳謀
可濯者思與目謀良天佳月而睨而臥所夢即所思
[illegible]

諺詡也余應之曰子之方寸地若是其無窮則已上氷壺霽月祥雲靈府方潔於世界之外子之精魄宜蟬蛻濁穢之中以浮游塵埃之表奚待合眼哉借手吾以無狀不出戶庭吾何脩而可以登子之堂與子同夢也遂書其問答之辭以還之

三梅堂記

吾族祖仁齋先生著養花錄曲盡花草之性而梅花居其第四故梅之品以橫斜疎瘦為上而取貫鋼剣為下以臘前着花為重而冬至前早梅為非風土之正歷世之養梅者皆以仁齋為準主余觀夫今之養

梅者與古之養梅者不同性其直幹折其長枝長不
得如人施不得滿尺揃斜疎瘦之天日以離矣或者
之太早養之太恩栽以瓦盆置諸暖室灌以溫水熏
以爐火致令着花於冬至前向人誇詑邀致好事者
遂以為交結貴人之資向之所謂覲利者非風土之
正者不幸皆有之夫梅之所以見重於人者以其有
枯淡之性寒苦之物陽春不能還大冬不能移饕風
虐雪不能屈春蜂浪蝶不能透漂然花卉中特立獨
行者耳今如是其可乎哉使梅而有知亦將愧死之
不暇矣吾鄉友丁君重甫氏卜居于光山之大峙因

先廬也搆草堂二間絶瀟洒雜植花卉數十種種三梅以殿羣芳遂以名亭屢索余文以記余未嘗登重甫之堂問所謂三梅者而若重甫之心則吾得以知之所得主人之心則余於三梅非生客也余聞重甫之堂之壁掛詩若序太半出於不遇之人而又徵記於一世之棄物則重甫之不為時世游者舉此可占而其養𧇊也又順其天地而不盆俚遂其風土之正重甫之於梅花眞得其韻趣格者三梅之生得其詩

萬松堂記

潤八千畝衍室邑千樹棗江陵千樹橘其富與千戶
侯等規利者多種之以爲厚生之具成都宜海棠洛
陽宜牧丹廣陵宜芍藥好事者多種之以爲悅目之
資若松則其實不足以厚生其花亦不足以悅目人或
有愛之者愛之者其必有說乎孔子曰歲寒然後知
松栢之後凋莊生曰受命於天惟松栢獨也正夫以
孔子爲知己而世生爲舉主則松之冠絕於衆未久
矣而愛松者之非常好亦明矣秋城李侯以前龜城
府使興疾南還距先廬數十步因先大夫所買山築
室十餘間以爲終老之計又築別舍於西偏以爲賓

客之所環舍栽松萬餘條望之樹然即之蒼然偃者
如虬踞者如虎列立者如冠劍大臣竦峭者如童壽
介士翁若屯雲張若羽旆李侯淨掃其根日戲其間
欣然若將終身遂扁其堂曰萬松而以書柢余徵記
余謂李侯之於松譬諸草木則實同臭味宜其欣喜
愛樂之無已也何者李侯退然以一介書生値壬辰
倭賊之變憤乘輿之蒙塵收國之無扞援筆勤王衛
冒矢石出百死得一生以功名自樹立歷典西北重
鎭敵國不敢謀諸將服其義則此非歲寒之後凋者
耶不幸遇寒疾解印歸來蒔藥自養遂得長桑苞朴

之妙推愛身之心以及人攣腕瘺瘍日滿其門而或針石或湯熨無一點倦色頗收和緩合爲一身恂恂退讓若不勝衣而考其中忘身徇國之心則確乎有不可拔者此非受命於天獨也正者乎宜其愛松之無已種松而自寓也雖然目今疆埸無主將啓戎心聖上拊髀方思將帥之臣余謂李侯當執干戈以衛邊圉以答上眷不宜偃仰於萬松也余雖不獲登侯之堂見所謂萬松者而嘉侯之盡心國事於是乎書

雲錦亭記

萬曆四十一年之癸丑杞溪俞侯出守靈光郡越明

年而有水災又明年而三時亢旱又明年而旱甚稻
稼俞使廢寢食措備入謹盤餞多方以救之幸無一
人捐瘠者又明年而秋稼大熟耆艾歌詠使謂吏民
曰民既粗安吾事畢矣昔人云氣煩則慮亂視壅則
志滯裨諶之所以謀野則獲而郡邑之不可無游觀
者用是故也況使命有時沓至客館或不能容別令
之設尤不可已乃相譙門之内蓮塘之北活水洄遶
羣豪歛之曰是必有異始命葺蕪壤剃榛叢迴為方
池可數十畝直兩沼之中以立游亭數間不踰月工
告訖寔有燠室暖有凉軒前有步欄後有垂阿左之

右之傾詹越詹紅蕖綠藕互相暎發賓客之來遊者如入蜀錦之肆水仙之宮吏卒之經過者如行曲水之濱鏡湖之傍宜司夜白雲滿鏡宜朝晝紅雲滿目宜意雨晴霽滿亭宜清風生香滿臭宜置酒碧筩可吸境內之眉尾齒鯨合辭交賀曰吾郡之護不知其幾千年守土之官不知其幾百人車輿華轎朝過夕視皆莫之或顧一朝得之穢墟化為清池園闌化為堂宇則心目之相越有不知幾驛如是矣抑侯之所履必以蓮為庭實意者侯之通敏於政事其有得於中通外直耶安靜悃愊不羨游譯其有得於不蔓不

枝耶膚腊膏不能自潤其有得於膚汚沉不樂耶大
滿垂迫五馬將歸而琴鶴淸風將久而不沫則其有
得於香遠益淸耶言未已侯舉手止之曰吾政何能
及公言耶君夫子相則吾亦不得以辨焉遂命之曰
雲錦余於侯以氏事太守而間見如客遂錄其亭留
諸亭壁以附武靈故事

與宋生檻書

孟春猶寒伏惟㐮氣力支勝生郎足下初無一日之
雅戊戌初夏識面於賊窟伊豫州絕域中逢故國人
雖庸奴下賤尚如兄弟況生於尊府忘年乎況被擄

之人眞不喪心病風厭服如九泉下人惟足下不逞
不挫初見我者待大言曰吾等俱以忠義之氓義不
忍爲胡地鬼若不得西歸則聞旁吉好爲微行當袖
博浪鐵椎狙擊之不成而死猶不失爲義鬼不然則
當作魯仲連耳無狀者之明上言至今毛髮竪立即
書日條中曰蹈海之風凜然可掬又嘗有詩曰未試
橫江襪當持博浪椎盖述足下之言也虎穴中草草
作別尚令人景慕者爲此也曰者來辱未聞前日忠
義之言豈足下儼然在憂服中故爲是耶古今天下
孰無一死死於忠義死有餘榮死於非道死有餘責

吾輩被擄於不共戴天之讎虜不以一死報國渡海
之日鼎鑊固其所　聖恩如天復置乎地上衣食於
王土齒列於平人一飮一啄俱是國家賜杜門修善
報答天造一有不幸先當效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
孝乃可以少塞前日偷生苟活之罪若爾而有子若孫
亦得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區區之心耿耿在茲亦是之
下暴骨異國義氣之所激也况尊府以父子至誠飮
恨就沒泉下之目想猶未瞑乃呈之下平生圖經之痛
也幸而直意亦頒鵲矣奉蕪宣三下一心奉養守隱
是惟一無号之一發言惟恐傷母夫人之意乃足之一辭

孝之事業也詩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足下之盡
節於色養即是盡節於國家之日也司馬壽言敬君
乎為人之上蓋向人子言則曰孝則禍福向人臣言
則曰忠則禍福焉更以為權下蓋勸人為善生獨以
為不然人不忠孝則禍患立至是二人者豈欺人哉
傳曰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故
敢忘其不肖而竊效古人之忠告若足下不以為可
則道不同也從此絕矣謹白

答宋生書

頃聞適有小山致尊開處匣而後撫的便關然久不

報想以為誚也秋平回山僧署仲報誚來書無此語定往撥洪喬也茲者専价數舍曲垂勞問感歎何極玉體違豫江山遼迥一旬強半 三内分崩纍臣歸骨渾是國恩旋念庚子生還視鼎鑊為得所而況霜流灑賜酒於內門之外虀鹽之粉之為百身千身此生餘年無階仰答而會此惟幾緣負釁分絶霄漢人臣到此不如無生天災時變之憂乃古人裘葛之慮然新羅聖代文武王朝我國威時 世亂波翻朝亦有甚於此者昔鄭國多災禆竈請禳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近非爾所知也但當盡人道以順天道耳垂諭親

老欲得主母以資奉養者極是極是人道與外更無
他事鄙亦為賢者聞見而有女子者須示高明肅雍
之家又非賢對奈何天耶。始於他事則不吉於婚
姻則大利賢得吉卦可爲但推占一吉生亦初以爲
可信乃後多見術家書互相矛盾十亦八九始知此
物適爲惑人之資故盡火此書他人之物則盡已還
耗雖欲推之未由也已昔邵子欲以數學敎程子程
子不受曰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滿則招損謙則受益
我但知此而已邵子愧屈近來尤覺程子之言爲至
論也若運命之吉凶已定於有生之初但當居正以

暌[illegible]今而亡如生者人世四十年長有一世後所[illegible]
皆曰亂可加揭根丁酉之來以一孤根國[illegible]今利令
日此如晚名家子白而井中道府内偏[illegible]亂報
必然之西阻勿以習繹行肉自信之外法之外欲爲
者乎亦惟怪錄論意序不惟能欲爲己倘大師亦惟
皆何風[illegible]澈馬近亂標之者諸蒙許責伏惟
栽於而書者許對來救之示留苦口之世緣爲利病
之良劑非香能者是乎不勝謹謝敢效盡言無勿督
過月日拜

再若堂集

承張天將待率吉處十分而謝義解此說曰出良用
咄嘖於一切之人何忍為此無禮人世而見面相心者
乃戮我於外治也對面親責者乃欲我於外者也尊
須知此以接外人須與之言乃緬風和之習也而
恭來勤出於兩性之別故未忍相對而親後因禮復
有札倒濁誰條者乃出於常禮也若有相外之心何
至于悔悟如是今來求示可出義論順故注溢及人
尊何待人如是之尊也獻以食祿之人不以一死報
國而欲以忠義勉人宜其取譏於前明也然毋誰之
於門西所欠一死可不死之外更不任恐羊而出乎

而忠即忠孰能禦之俾言夫來我何所不至□
乃快夫之慕義者也六韜有債將得辛願立節以推
前恥者如我乃得巫之頑掩前恥者也要之死日乃
明此心耳鄙人之於高明以天資論則無異羅生之
於黃鶴張頎我涉世已久備嘗辛甘通古今識成敗
自謂如燭照數十今春竊覸高明之所存者似不逮
審而和平明爽之氣似少肅殺憤世之心似多為是
不良者窺尊如是則或有相責而謀陷者是以屢告
而不知止幸留恕照

與辛生魏書

甚難待秦加重朝夕相對毋不相厭況別有評論哉
如何居處之不便能敗人全樂而過庭則詩禮在焉
則得計也而見君是尊丈書自遇村人之辭讓中來
今給送還並見愛甚該備可但書中之意頗異於
所聞者中庸曰溫故而知新溫之不溫而徑欲知
則新者不為吾有而故者已無矣王制曰樂正崇四
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豈不以
有登降上下之節樂有詠歌舞蹈之具非都與學
時行習故必以此適中時若詩書則涵濡諷詠
靜坐中亦宜故以其所觸發冬夏而誦之耶東人

令君日誦一紙於赤日中未甚失計豈君之靈臺或
有浮熱乘時熱一時用事故有所不堪耶呵呵若夫
行道濟世致君活人之方固不可捨典謨訓誥而爲
也若種學績文拔身科甲之術亦不可捨詩書易春
秋而更求他逕也世之論文者於唐數韓柳於宋數
老蘇韓不云乎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
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然後
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柳亦有言
本之於春秋本之於易本之於詩本之於書然後乃
曰參之穀梁參之太史參之孟子參之離騷老蘇亦

先六經而後孟韓之渾灝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經學之士尚矣爲文章業科目者捨六經何先焉今之尋章摘句抽青媲白蹈龍斷人翰墨畦逕剽竊先進殘膏賸馥僥倖取科第而不能自出機杼者壯夫之所不忍爲其得也雖得之而君子不以爲得也況君書中所謂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乎告祈后之嘉謨嘉猷乎鰥寡孤獨廢疾者其能有養乎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適越而北轅其事愈勤而效愈左矣若孟子浩然之氣點也詠歸之志亦當於六經上得之固非掐擢胃腎

伴也窮鵬高明之所存玩歲愒日優游伴奐之意少而真實心地刻苦工夫之意少此事非但害於本領而於舉子之業亦有所損矣雖然畏日爍膏斗室打頭嚴父兄在前而三盤五誥在案前君之苦定有所不可堪矣燈光可親近隔一箇月姑徐徐待初凉㸃是好但活也嗚呼世遠人亡經殘教弛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從我遊者亦多後來之秀而間或時魚多骨金橘太酸天下事固難得如人意也風力之壯健罕如吾秀才疇昔相從未嘗不有咄咄逼人之歎況今蘭劭日有新得朝夕之望閔閔如嬰兒之望長貧家

之望秋也惟君圖之孔子曰自吾之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自吾之得由也惡聲不入於耳夫以孔子之聖而惟以輝光為幸惡聲為嫌而况於未路乎予曰有奔奏君也予曰有疏附君也予曰有先後君也予曰有御侮君也四者之責惟君圖之君書告父兄而旁及於諸尊丈我亦諸丈中一人也故暴露之無隱惟君之察

答崔丞承繼祖書

尊使問短夭殷勤甚備感荷至意無以稱量化者比知荷蘭以朝夕為年固不足傷念然老親掌握中物

遞而如許流猶未乾而一家之人係猶未定是何
今番下教學綱必厚則但之意謂於於言遺之長館
使京大讀之必將鉤辨其果矣斷使之彌況在首善
之地者乎固將精書遍告相知使之來以周旋不敢
失墜耳然部意則不若自公門大書特書如下帖之
樣分付校中使之掛壁學宮稽察之皆稍改然後乃
可言鄉約矣病在皮膚針石之所及也病在腠理湯
熨之所到也若在膏之上肓之下則針石奈何然者
心而行之至誠而動之則或有見效矣然萬當再思
三思以深遠計如部者豈足以言道狀只為言文字

誠下仰屓不宣

答邊子餘書 當在丙辰之間 某加辯論也

開允益闕辭尤致譽觀瓶亦不得見而且書示並說之久矣老子平生心切其欲於此寂寞亦以允心爲心迄不得一席談討辯悟之亦使人歎結意外末一紙不啻十部從事某霞一服得蹴一豚況有人要觀允往待得山高月小時欲酬此債但恐世緣又來相絆牽攣羅得追過了已如八十八

上朴太守書 當在辛巳 李書上

旱熱近且從宦體候何如區區慕用不解學霖中卽

見順天校奴状謂民為順天教授者郡文學維曰散官而於民得之則華衘也況淪被罪繫之中俎豆衣冠之末竊計寒谷之生春無非明府之拂拭為之推謝同知報塞但停擿餘生不敢當皐比之席而因聞國言以民差除為不可使無物議尚難冒赴人言至此民雖無恥决不敢抗顔於首善之地況民之私情實有難動者則不但此一行而已也何者凡人之情孰欲隔身於不測之虜我而一經患難萬事瓦裂罷目睢盱皆厭劉興之贓以此益欲秘迹巖藪侶魚鳥友麋鹿以盡餘喘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鄉者或以放

情相招不敢偪塞自便爲招不來麾不去之人因此
強動忝厠衣冠勢也非心也乎唇輕外遺齒舌不少
有時出門惡聲或至猶不敢怨天尤人而自恨賦命
之奇薄一死之不早也嗚呼人或有讀書萬卷而不
得一名者或有僅得一名而不沾一命者其一有爲
品官拔坐者又其下有爲農工商者民本漢南布衣
冒忝進士及第前所得尚書郎已是福過災生今夫
深居簡出猶且不免受侮一行作吏戴爲帽腰爲角
身紅黑公服與官人列坐公廨則十手十目以相指
視嘲叫笑侮動必齒冷民雖顛癃惟實猾狡外雖甘

受而中有不可堪者凡此曲折憂之爛熟故榮進一
事夢魂不到惟念渡海之日得非鍾爲歸而 聖恩
如天復置不地上衣食完王土齒列於平人粉身碎
骨無階仰荅齒豁頭童只紀毙莫而已顧念民之災
昔實非自作而春秋許人改過綱目予人從義華元
爲宋將敗軍被擄於鄭而歸則春秋書其來歸孟達
以新城降魏復歸於蜀而死則綱目錄其死節民雖
無狀實非賣國偷筆者萬死之餘一息猶存則忠臣
烈士之遺躅或可希蹤而一世之人不可家到戶列
擧目天地間文士之被擄生還者惟有此身則未嘗

不憮然自驚曰人言當矣吾罪無以去今覺矣一死尚餘他又何言哉嗚呼悠悠天地間吾不過為六七十年客耳況民雖在此上而厭歟[illegible]亢异下人充覺尾全不如三辞輪回之說萬一不虛則禍報逐死早得他生若今生則無復望免噫惡區而自古不知者未嘗不嚴閫惟明府素諳人閩照簡簡羅纏底裏盡露萬一不知民者謂民為非細顧後計猶高迂則窮忍坐孤此心也昔徐孺子終身不應諸公徵辟而及聞其喪輒以綿酒越千里夫以孺子之高猶尚如此況民之極陋叨承大人之收拾其懷私感德者固不

詩話

作詩非難註詩為難作文非難評文為難評文有三病可言而不言謂之吶口可止而不止謂之添足面貌形容有目者俱見而吾復為之點額謂之贅疣外皮相而得神情者自古為難矣註詩有三難世之相後地之相距當時事迹後人難悉故得其事為難爭鄭師已與不可傳者死矣今之所存惟紙墨之糟粕故得其情為難古人於詩文遣言下字各有其體故得其體為難遘閒叔孫子已致曾諸生蘭堂新掃舊

巢痕范石湖猶不能知而放翁之所以不敢注彼也余見唐劉言史過春秋峽詩不知何謂幽崖裏臘月開花似北人三體詩註以爲過去秋峽遠在嶺外北人過之其零丁牢落之狀正似臘月之花訓送則全無意味矣國朝佔畢齋撰青丘風雅而間間自註崔猊山瀣謫長沙詩三年竄逐病相仍一室生涯轉似僧雪滿四山人不到海濤聲裡坐挑燈佔畢訓海濤爲松濤余見長沙古縣正在西海上潮水出入城堞之下所謂海濤正是海潮也詩家之註莫深於三世國朝文章宗匠佔畢而猶不免三難之病

詎文異可易言乎哉

牛箴

自余爲農夫未嘗畜一牛每傭用鄰家東西借於齊鄰人皆怨之借之已甚而亦以口勞累人爲耻乙卯不揆米價貴踊乃以私劑之買犢一特牛春夏頗有食不足之憂而必盡[illegible] 清[illegible]之二月初三日米痛佃人運豆萁於家牛夜半嚼斷鼻索以[illegible]偷食極甚飫乃止經三日腸烈而死余嘗恨[illegible][illegible]竊[illegible][illegible]時想牛之飢而死耶知其飽而死也牛無知固不足責而人爲萬物之靈或有飽死之患詎可不愼

至于已斷亡傳曰嬰兒之病在於過飽其言亦是也
遂書之以自戒

痼戒

呂宋東海中小國也地偏而水又湍駛故人多癬疥
素曰顏[illegible]生癬幾如癩甚劫者不能起其畫于意者
逐之寢息山間者數日夜半山鬼擊鼓叢譟可畏之
近甲不勝其怖應節起舞示若無懼者然山鬼亦喜
相顧曰異哉不意空山中有此食朋之可與同
擊鼓不已甲亦舞不已天欲明鬼謂甲曰我非人
間出不可留來夜倘亦能復來耶甲曰諾

三而甲二話里猶不信曰人情難信[illegible]書以[illegible]
賞遂稍承認其甲言辭·起倒至家則全人会子之[illegible]
觀諱里御傳集乙頌文有痛鉄如集日·之夫人問曰[illegible]
夫婦登歸往問之曰·君言之設喜甚直·是日[illegible]
把而看之[illegible]以為異鬘觀諱吁而至一[illegible]
一如亮甲之見以鬼王喜日有信又相[illegible]
遂謂乙曰若汝天信故取而[illegible]
適遂取甲[illegible]乙頭而去對[illegible]
一適之不若而[illegible]
奔青[illegible]

又與世相忘而不知窮之會吾今也南竄貳起
之口君之純善和樂進署知貴門之益意所寄旨于
且夫之以稱審棄之恥乎余既之曰舊今古之望曰
與之前恥之季酒而訪惡而尋猿凱且可亦可安一云
一福宵更不得與稱何畏歡游大息而去

倡義使金公行狀 [illegible]

公姓金諱千鎰字士重自號健齋高麗侍中就礪十四代孫也世居全羅道之昌平縣曾公考贅于羅州仍居之公遂爲羅人曾祖諱聰祖諱孝孫訓世不仕考諱彥琚弱冠擧進士有名早卒妣陽城李氏迪[illegible]司試識之女也以嘉靖丁酉之五月[illegible]生公生三日而妣見背七月而考又逝外祖母某氏受而養之至于六七猶未通語一朝傷悲語曰吾年已壯而內無父兄外無師友吾何以爲人求吾聞一齋李先生方以道

訓後進吾嘗從遊之孫有外祖母駱其孟之墓誌曰與地
亦有詩師何必一齋為公曰經師易人師難吾所以
登近而就復也顧祖母之無人念也既至一齋言其資
稟穎悟立志剛毅遂教詩加焉初教以學既又授大
學公所誦聖賢善繹其志不解體居必正坐以居
敬為大而窮理為要門下諸弟子皆自以為不知近
于鄉鄉之老師宿儒皆不命歎敬重以外祖母有慈
育之恩敢平居奉養如己所出甘毳無違不致其瀆
也服喪三年居宿於外衣戚踰節族黨稟慶公之平
生多病自祖母喪始以養不盡親為終天之痛者乎

祀盡其誠敬庖廚不離左右祭物必親檢視別以可
方冊書祭儀令內外男女居常肄習故將事之時各
正立凝神不出一言而執事者不失尺度朔望必齋
薦奠朝必參謁雖祁寒盛暑有大風雨不廢出入必拜
或值經宿越則焚香告辭反則必面詣廟則素衣冠
食饘粥如初喪蔬食獨坐常如奉祭祀應變處辦妻
子未嘗見其少懈口不言人過嘗書座右銘曰若論
人非陰禍必胎喜揚人惡顯殃必來所讀書輒於自
得稍有未瑩必就正於有道豁然貫通而後已河西
金先生嘗叩之重加歎服曰吾得一主吾學之商量益

見此人眉巖柳先生一見亦曰義理事物體認明白
眞益友也德行日益華問益大縉紳之西南行過錦
州者或不之公府而造門爲禮萬曆元年癸酉
聖上旁求遺逸而得六人公其一也命授參奉職除
軍器寺主簿尋拜龍安縣監公辭　因命給馬起往治民
三年大有聲績四年正月陞拜江原道都事亦辭以
病歸是年冬又拜慶尚道都事亦辭適一齋李恒喪
奔哭六年春特授司憲府持平謝辭詣闕上疏陳時
務大要以養育人材爲治道之本　上嘉納優答
經帷適講春秋進言曰春秋之義臣在私[illegible]

故乱亡相継此人主之所當鑑戒者也講畢又進曰
臣崇將辭景錄事編列已久而 今者尚闕者直緣
戒里故耳 殿下既已戢法徇私則大小臣僚必有
甚焉者私欲日勝而公道日消則春秋乱亡之禍即
在今日矣又有 聖量不恢自擠群人等語語甚剴
切聞者縮頸思菴朴相國淳退謂人曰金某草野之
士而一入榻前舉止雍容言論鯁直其中所存果不
誣矣後數日引疾還鄉大臣惜其去啓任實縣監剡
辨洗瘼一境頌德 朝廷擬用賢守長公首被其選
陞守淳昌郡其治如任實又陞襄陽府直丞知淳昌

時以天旱求言公應旨上疏極陳時弊大要以正明
義破黨論存朝廷添六道輕罪以上徒塞下將有土
崩之患且曰有五又言晉州王非一裝削遲章聞見
駭悖以至明聖學以正士習重宰相以尊朝廷擇守
令以固邦本等語無不切中時病自 上優加獎諭
十四年丁亥湖南有倭警公雖家居慨然憤將論禦
應之策方數 朝家賞罰之混施上疏極言其弊因
及朝廷朋黨之禍疏入 答曰予聞爾名久矣今見
忠誠之言良用嘉焉下該司回 啓令本道諭之十
七年己丑除漢城府庶尹時有逆賊之變對[illegible]

公因上章極論 朝廷積失人心致逆豎敢生叛逆
之計 上大嘉奬諭曰頃見上疏既嘉其直今又上
章尤見忠款大變之出兄非不德之致也爾勿退去
在朝從任隨事盡忠可也俄拜軍資監正時逆獄多
濫公慮邦本動搖又上疏微諷時 上怒方震留中
不下將遐有水原府使之命水原距京師纔百里都
中士大夫及 王子田庄多在境內貧下之民獨貧
於征賦習熟見聞以爲當然公到任上訖進吏民知
狀曰使我爲豪右守田舍則可若以王官守王土則
賦役不可不均豈可較一身之利害而不解倒懸之

民乎一切行之謗言四起遂以臺劾歸二十年壬辰倭奴舉國入寇破嶺南鳥嶺不旬日直擣畿甸列營諸將望風奔潰無敢嬰其鋒者公聞 大駕[illegible]都城失守號哭幾絕曰日今紀綱已紊人心已解雖有良將亦無可奈何然救 君父之急豈暇論事勢之難易乃馳書於前府使高敬命前牧使朴光玉前正郞鄭諶前郡守崔慶會告以舉義之事志士之不謀而同者宋濟民梁山龍山璹林懽李光宙徐廷厚等援袂而集時五月十六日也於是招集鄕父老子弟大會于公館公中坐垂涕曰國事至此吾輩何以

謂諸將今欲生理無獨全但早晚事耳[illegible]將氣泣[illegible]

豈不猶愈於詐賊而死乎四壁皆曰唯公或領輸運

粮或願助戰馬或願代丁壯不日而至者三百騎識

亦極完公部署約束曰去草必去根擒賊先擒王

先是甲酉三直詣在京之賊眾皆曰諾乃以是月廿

起居領人一家親屬俱繫更諫公皆不聽六月初三

日登壇歃血禡而登道公忻然語左右曰今日帶劍

而出亦龍鳥得脫吾病經俟去體矣時當盛熱從者

進日傘公卻之曰 棄與暴露臣子何心用此物乎

令軍中曰古之善用兵者雖入敵境不犯秋毫況吾

兵以義為名而行我國地方豈可累掠居民耶昔嘗
斬軍中肅然無敢取民一亦嘗沿道感悅爭以壺漿
若識迎馬首中道開三道之師遣字龍行數年終夜
有聲見公麾下單弱曰千萬之兵一朝潰散數百之
卒將欲何為軍中愛懼公援戀回諭曰三軍以義兵
起非官軍記後若發不肯從何可強驅但此賊不滅
則雖登山入海萬無生理況吾等臣死後至于親非二
百年養育之恩至於為懷死心轉有生道一軍皆曰諾
因此不敢死遁無一卒逃還者在軍之情況者此之
後屬行之湖西有卒數十時自漢以南無一寨屯兵

地巷無居人室如懸磬及公軍過民心始定自是散
稍稍來集州縣之官賴以爲守至公州趙重峯憲亦
欲起義見公商議而去將渡錦江或有以孤軍深入
後無應援爲虞者公涕泣先登曰我非以此軍必能
廓清强寇也所以直前不顧者欲使官軍有所激發
而興起也我不先登孰爲後繼於是遠斥堠整部伍
直抵水原設柵於府城五里許府使崔瀛以出迎勞
公曾有遺愛於水原募義來附者日以百計軍聲大
震賊不敢近義勝者謂丈夫豈偶然哉公募壯士分
四隊迭出嘗僕獻馘無虛日又設金嶺賊賊狃於常

勝騰倭打挐輕兵我軍我軍奮勇追斬十五級并獲
賊刃槍甲胄戰馬無筭公以西路阻絶遂然不聞
兩宮安否泣血陳疏付幕士郭賢梁山璹從間道達
于 行在又草檄文布告黃海平安江原咸鏡等道
全羅兵使崔遠領兵馬一萬在中道公馳使招之偕
軍詣擬来住禿城爲聲勢未幾 王撤軍西上
京畿巡察使權徵又移文水原府曰官軍之援附義隨
皆一一日治自是衆心堅阻軍聲頓挫公撥向安山
賊衆四面窺覘公欲冒死決戰將佐皆曰我軍無援
而賊來益衆輕戰必敗此軍敗則國事去矣江華府

西面天塹宗一國之咽喉西京之要衝引軍東駐西
通國脈南引漕運北控故都人心可也況惟戰易譜
水戰易利修葺舟艦鍊戰卒乃令日萬全計吉之
所謂上岸擊賊誅又入船者惟此地爲然又聞三江
避亂船多聚江都可今募出一人開諭以募公義兵
討使從事林賁既充經通諭公自洪山向金浦三
仁州重持驛將正言云曰此地四散恐賊兵奪定著
發下令促食而行黎明賊衆果來圍花知我軍已三
曰是何神速自金浦轉向通津縣監李千壽後頭詣境
上勞臨慈勤是晴　大駕駐驛義州　東宮撫軍伊

川 東宮聞公募義至近畿特選勇士一人賜二章
獎諭曰予叨攝撫之命肆貰寇復之策自惟涼薄慝
忝承當遠離 大駕今已千里只西望涕泣而已今
日國事十去八九日夜惟望勤王之兵而又無一息
方懷悶迫之際今聞諸君倡義興兵已迫京城云此
實天地祖宗默佑而然也 宗社存亡惟在諸君戮
力之如何話國救民想揭大勲公在通津祇受軍檄
士號讀開於軍中再拜痛哭一軍皆雨泣即令募士
沈秀義俱陳起義綱示衆 命於伊川從事林權果
得大小舡船數百隻及千五百餘人回報公 遂移軍

江華府使尹謓自海中出來公與兵使崔遠約東沿
江列柵大修舟艦軍勢復振士氣百倍義聲所及在
在團結俱以義兵為號　東朝又遣宣傳官許承宗
賜書褒諭拜公中樞府僉知兼守防禦使且頒諭信
牛酒犒軍軍士踊躍爭奮郭賢等回自　行朝頒送
拜公掌隸院判決事又陞倡義使之號同賜　教書
其略曰扱蕩識忱臣匹夫奮忠義之氣盤錯別利器
四方望廟請之期雖以分內之當為實予意外之勞
辛云云惟爾折衝尊俎賑膺詩書素有義而違君難
所在致死願為鬼而殺賊孰謂不與俱生云云顧惟[illegible]

川　東宮聞公募義兵近畿抄選勇士一人賜三章
賚諭曰予叨攬撫之命仰責恢復之業自惟涼薄忝
亦承當遠離　大駕今已千里只西望涕泣而已今
日國事十去八九日夜惟望勤王之兵而久無一息
方懷憫迫之際今聞諸君倡義興兵已迫京城云此
豈天地祖宗默佑而然也　宗社存亡惟在諸君戮
力之如何語國救民想樹大勳公在通津祗受軍符
主跪讀聞於軍中再拜痛哭一軍皆雨泣即令諸士
慨秀義俱陳起義斬木誅　命於伊川從事林權果
得大小舡船數百隻八千五百餘人回報公遂移軍

沁華府使尹譓自海中 出來公與兵使崔遠約來沁
江列栅大修舟艦軍勢復振士氣百倍義聲所及在
在圍結俱以義兵爲號 東朝又遣宣傳官許忍宗
賜書廣諭拜公中樞府僉知兼守防禦使且頒諭信
牛酒犒軍軍士踴躍多奮郭賢等回自 行朝朝廷之
拜公掌隸院判決事又降倡義使之號同賜 教書
其略曰扳蕩識忱臣匹夫奮忠義之氣盤錯引器
四方望廓清之期雖以分閫之當爲寄予意外之擧
者云云惟爾折衝尊俎服膺詩書素有義而遺君誰
所在致死願爲鬼而殺賊孰不與俱生云云顧惟寡

慨激礪之發不待勸勉程督而爲悲莫與爲之先執鞭
爲之後哉玆同聲之相應而爾義氣之一形發憤入
卽真力而一乃心使武夫開其口而牽之氣甲之嶺
餉兩當郡縣焉是簞食壺漿豈無父老之詞者云
二公幸與同志之士勉成不世之功祖述淸中匹適當
攙會於今日之歲翊車駕因俾專美於古人臨危而
莫愛身有功予何吝賞罰　號令當與都元帥相濟
可否兵糧器械唯意求用云云又　親教部賢等三
語丁寧曰歸語爾將盡心戮力歸請舊都俾予更見
華山漢水公開卽痛哭又率將士跪讀　教書布告

朝廷德意又再拜慟哭管下士卒及避亂大小人民
莫不感激嗚咽自是之後　兩朝命令始自開西東
達于江華自江華轉達於明西南及嶺南國脉賴以
流通公誓竟　兩朝恩命奮然益以恢復爲己任常
謂欲復京城必先收拾人心人心既回則賊屬當自
退是時京畿士民之避亂者太半還入都城與賊雜
處及接諸處後陣爲賊鄕道竟不知有國家公募敢
死人詣入城中密以檄文開諭大義或以謄書張告
私宮胥捷者多有竄不至公再三招諭城中人素夜
語出自首於軍門者相繼公慰撫甚勤曰汝等從賊

嘗設示心特異，或強踝以偷朝夕之命，是固可悲亦
可罪也。吾歲賊退去藏中未出者，皆曰我輩受一死
自投虎口，雖欲歸順，何以免後患之故，姑在賊中
耳。若蒙寬宥，誰肯不歸。乃錄姓名，獻于軍門，或免以
父兄妻子遣質留其已為內應，其餘斬截效議者獻
軍器軍資者，輸衣服布帛者，惟恐或後，公秩〻錄啓
以輸其勞。內應之軍無慮三萬，擇其中有智謀膂力
者為內應，別作抄精銳者，帶取所納衣服布帛，以贍
將士之無衣者，戰陣斬獲，即以予其人，新舊皆諭　恍
譯官之習倭語者多為賊脫，以公以禍福曉示　皆輸

疑請爲由詗賊中食息動輒飛報兩都人自援來者
日以千數而以過江爲難公令將吏一人莊於脩幕昇天
府善處留待即渡江都一陣士女四集幕邊山野肩
摩者道路市肆之盛宛若一都城矣公又謂欲討京賊
必先自近者始出兵日哨沿江諸賊屯俄燕浦之戰
崔遠軍先走金浦之後秋義兵後期義軍先登爲故
過當而賊亦斂兵不得恣意焚掠陽川金浦之賊云
踵霽遣公又與全羅兵使崔遠秋義使爲推傳京畿
水使李蘋忠清水使邊良俊相議領舟師四百餘艘
鼓噪于楊花渡揭榜數秀吉罪惡以挑城中賊賊終

不敢出夜乘屋晝閉城戒嚴自守公募壯士潛入城
中與內應軍晴射誘斬殺賊無算備邊司不察賊勢
之強弱事機之遲速發之督戰又詩 晉老曰
近華非進取之地斯達六陸公秀病開 命靈巖郡
抄精卒數百使從事林惟領赴全羅巡察使權慄營
合勢進取又上疏陳形勢畧曰臣之入據孫島非敢
擇兵自衛也初自京來提鄉兵不滿半千而列邑翦
輒矛盾幾向盡爲賊藪唯近華一區扼山海之險控
內外之衝北通漢京西接松都古人所謂欃賊亡流
扼喉而拊背者也故以險負固欲 如諸葛之綿閣

餘餽不絶欲如蕭何之關中嬰城伺釁欲如田單之
即墨扼江制敵欲如乙支之薩水四者之勳俱集老
此臣之留屯固非淺〻之計而事與心違大勳未集臣
之罪責固不可逭而至於燃引二湖直達兩西使流
通四集生靈按堵國家之元氣亦已壯矣漢之趙充
國身護金城然後圖上方略唐之哥舒翰迫於嚴命
撫膺出關敗不旋踵在兵家之事固難遙度亦不可違
制在島諸陣一朝撤出則上流失險其勢必散人心
向背間不容髮向日附賊之民又安知不附賊如初
哉臣自聞得義聲以來恐抱付不效中夜思量耿〻

遐隅沉痾長轉衕夕待盡雖不能駈馳我馬之間而
今仕 將生殆無虛日臣豈敢偷安縮逕告褻無所為
哉若經由撤出而至於潰散瀕海告孤魂有不之恤
而負國之罪日將不眠臨書涕泣不知所云是時使
譯朱緒康朴大彬等猥以同職得有平朝見者會索
賓三將先極康泰二陵以及諸陵百歲開論方不能
止公使送歸錄銀兩於二譯以塞徵求且送家禮立
禮儀驗守國 山陵有制不殉實主朝見乃止公即
馳啓 朝廷係賞緒康等有差公素羸弱在箕踰
年病日沉痼而至誠徹天神守猶堅軍務之事不絕

才曰有同夢中讒語自念一朝斷盡恐不能暴露
悵於　君父乃羞沐上疏狂昨曰同心則大事可辨
異意則小事難濟方今三部淪沒萬姓魚肉正君臣
上下合力同心嘗膽枕戈之日何以討賊復讐大夫
曰何以討賊復讐上庶人曰何以討賊復讐允諸會
上茹毛在我國壤地者只以討賊復讐爲心擧國之
人合爲一心人之斬賊若己有之設之謀猷此亦自
之以此一心之人一擊彼游魂之賊則一夫先登萬行
作氣同心之利大豈少哉今則不然官軍之令蔑之
不從義兵之功官軍不悅此欲赴闘則甲者憚於行

擾攘欲興師則乙者疑在合戰人各有心今出多門
列陣雖多而尚稽金勝者此也古人有言曰同舟則
胡越同心此謂同病相憐不啻相痛也今時之急言
於乘舟而同國之人豈云胡越哉大槩我國風氣之
薄人心不和喜乖惡合傾軋成風臣竊比諭之意言
輸漁人之手雁心愛病則四肢之禍延國其可也訓
若不請則羣情之睽乖亦延誤也百隸急官爲同術相視
雖得將如頗牧士如張陳聚甲如熊羆以此携離之
人雖兇方張之賊況如今日之孤弱哉乎勃之諸
臣人曰得相調和則士卒附相如之解廉頗亦曰先

國家之急而後私讎諸葛亮之出師亦曰宮中府中
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自古危亂之時未有
不和協而能濟功者也亦未有挾私憾而不僨事者
也近日之弊未可盡擧撮其中大端三弊則職任之
數遞獻誠之不虔節制之多門耳從軍之兵少而出
令之官多爭欲主盟不肯相下此出一令而彼撓之
彼出一令而此撓之軍民眩然莫適所從比如一奴
三主十羊九牧以此望其同心討賊不亦左乎伏願
殿下廓包荒之德收渙散之人恒懷共天之羞益堅
臥薪之誓勿以勢弱而自沮勿以苟安而退縮念玆

討賊釋茲討賊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上意若此則必有甚焉之羣下與吏者無他意而思盡其得人與兵者無他意而思盡其練卒與食者無他意而思盡其調度其餘大小有執事莫不刻礪思盡其見在之任而無他意誠心不弛若弓張弦而至於節制之官唯擇一將遠邇官軍大小義兵咸聚號令彼此相應首尾相援則恢復之功庶幾可望矣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伏惟 殿下留神焉備邊司 啓曰金其蹠内之辭無非救時之切務而出於忠憤之所激也其中所謂上下同心只以討賊爲

忘者亞中今日之病云 朝廷時方致意刻勵不遑之
他念者也至於職任之事巡覈藏之不廢號令之多
門則果有此等之弊令所司察而施之十分善處
何如自 上俞允二十一年正月六日天將李提督
如松克復西京進次東都將合攻京城賊云令善畫
者摹京都形勢道路險夷及大小賊營之狀付善士
往鎮往呈提督軍前提督大加贊嘆嚮道譯語之役
飛芻輓粟之事一責於公及諸義兵天兵見運人章
標曰所謂倡義標者何多而竭力盡識如是耶京賊
探都民盡爲義陣慶天兵進攻則於外必相合勢情

甚殺都民殺盡積屍所在如山燒城內人家及三江
火經旬不滅時五月十四日也搶殘之餘出栽投公
者猶且數萬人人影各以隅々望哺公差幕士一人
掌賑救事歲軍需數百包或粥或食全活無數賊退
後遺民入城者皆無穀石貸發船米千餘包散給前
後活民命數十萬至今都民言及倡義使則莫不流
涕公與忠淸水使丁傑京畿水使李蘋領舟師進次
揚花渡等壘於仙遊峯出水軍截鷺梁分陸兵衝沙
峴停斬之獻于天將者相繼天將嘆曰倡義倡義名
不虛得京賊自度勢窮日遣使乞和於天將天將遊

擊沈惟敬周旋講和事揭帖平行長議和公憤然不從
呈二狀二提督擬陳訴奴反側難信答曰天朝大計
非小邦所知且後照同勦捕倭奴若重亂不肯爲公一不
聽捕賊公發周弘謨懲遣宣誓公及京畿巡察使成
泳諭公在邑而對曰我國臣民萬世不可忘此賊
況吾意之參其次見者人肯報讎將言而無一禁
斷辭氣激烈不撓周以緩辭慰遣之**臨海順和兩**
王子被擄在京城以諺書藏公適天將吳指揮宗道
者二虜請以文字解而公令幕士翻解曰和事已完賊
朝暮當殺亦一死頑當求譯設國難欲復見天日得手

願得魂霜月絶於舊京則魂魄猶有所託云云及見吾
文盖湯曰和議固不可徒持此書往詣提督以達遣
奮不顧公登旅以持其書甚道幕下李德馨見之
於言提督擬陳和議之失提督不為動頗帶怒容有
國德馨見公文曰諸將皆如倡義使之忠懇庶回天
意之言矣及倭賊出城公又呈文於天將反覆以能
盡賊患為言而提督之意牢不可破公入城痛哭下
主語　宗廟遺墟慟哭再拜而退有　旨命公進謁
嘗云病間　命即起曰吾病已差矣時部曲為請申
由一兩春垂幾已以合數萬人而下賊計可謂海將

有巡察使之計與之元帥議欲將皆在陣公獨謂湖南乃
國家根本晉州爲湖南脣齒啓于朝請以死守晉
州以捍湖南備邊司回啓曰金千鎰死守晉城之計
出於愛國之誠極爲嘉奬而論之　晉中道未達六
月十四日公入守晉州州有牧使一員而調戰兵三
已有倡義之許張遇諸將其蹤略所時晉唯直右一
面臨江而已公與慶尚兵使崔慶會忠淸兵使黃進
復讎大將高從厚義兵將張允等同盟分守曰晉城
一面受敵又無逃遁之路須其背水陣也十九日全羅
兵使宣居怡義兵將洪季男等領兵來過公邀與同

寺皆亡焉無我寡不知進退出城去二十一日賊又進寨已至城東選精騎出擊斬首千餘級二十二日午賊衆大至先據左右山環城結陣樹柵累石爲漫磊隱步卒排火砲騎鋒劍雜直突城門中軍吳奉念等射賊先登者無不應弦而倒公令諸陣乘賊未來撥城外人家入城及是明火城上一堞一炬自昏達曙賊來輒射賊不敢近二十三日黎明賊編箬爲甲排板爲楯中設砲穴直衝臺射手亦輒殺無數軍殊死戰揚火矢石一時俱下賊爛壓死者不可勝計而番休更進夜攻逾急二十四日平明賊上四人

曾于城東山上有若計事者公召衆諸砲手開五六
一時發勝字筒中賊二座者仆地賊以小輿擔去曰
午大舉薄城我軍又擊卻之二十五日賊於東門曲
城外築土山起屋俯瞰城内鐵丸雨下賊甲多死傷
公令諸軍對築土山其公進親負土先士卒莫不盡
力須臾與賊土山齊故玄字筒中賊山屋屋壞賊多
死公以外援不至遣諜譯沈連璟賫書告急於天
將又請救於都元帥諸陣卒無一人至者公憂憤成病
不能行步乘小輿巡城日夜不輟親持粥糜饋士
卒莫不感激效死二十六日七日賊添兵急攻城

東南以書投城中曰大明且降爾貽作我兵至不遠
降明日當來此又從我國童子至門外呼曰朝鮮人
朝鮮人受倭書去而不速降徒終不去賊又以書約
矢射城中曰開城中有二大將取其戴出與城上
列吾當退兵公今左右答曰賊奴賊奴勿為無益之
戰勿出無益之書吾有好擬誅又有殊死軍二兵又
馳官義兵亦引來援汝不遠去好是送死是時倭大
酋秀吉嚴督諸倭之出京城下嶺數自倭京說至其國
之肥前州津其陸與州之六將畋崇者奮諸倭將門
鳴名都大城以刑其恥效賊兵死者過半而猶不已

各遣牙兵成大邑援于 朝路梗還入城〻舊為
而所壞而新築自被圍無日不雨二十八日雨下如
雨注客土欹滚善崩城中隨機捍禦黄進公忻然俯城曰
今日之戰賊死幾千餘一賊在積屍中放砲中黄公
面即仆義兵將張允行城又中丸死二公身長八尺
勇力絶倫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相繼死士卒奪氣是
夜雨不止賊夜戰不息二十九日平明四面諸賊俱
聚城東南賊魁着金色圓扇指麾衆倭齊進吹唇聲
鼓喊聲動天地戴棺一搭冒竹楯前者仆後者繼蹂躙
次蟻附無或退一步城中水石火藥亢矢俱竭徒以

竹木衝刺射臺掖官階柳稀蹟守堞死者亦即職更
而西城已頹隅臺已倒賊將乘勝登城我軍大亂矣
吹中軍將吳永念別將池得龍俱守信地死公方在
客館忽一賊躡墻突入軍官張天綱以杖擊其頭臚應手
粉碎公執弓劒登臺石樓以射賊左右皆蒼黃分散
惟公子象乾從事官梁山璹記室李蓉老軍官曹仁
浩張天綱李成哲崔德男牙兵鄭繼仁金得金鵬等
守公不去仁浩等泣曰主將何以為之公答曰我死
矣於起章之日今亦晩矣但汝等棄家從我辛苦二
年而至此可憐仍起北面再拜訖解所佩弓劒先投

於水抱象乾旬拔[illegible]浮從者或溺或數事聞　上
震悼政院啓曰金千鎰倡義首舉二載勤勞其功甚
鉅而今又以節死爲先施贈以聳觀聽　教曰可遂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贈典京
優於諸死事者　賜祭文有曰嶽德丘園名動京闕
帛箋箋康以好詩既爲忠臣又生孝子文忠子孝死
有耿光繼卿一家誰植綱常　東朝賜祭文有曰父
死於國子死於親卞門父子豈世同倫先公墓前有
一株松直上十數丈枝葉蟠結童童若盖狀公卒
之日松又枯死亦一異事也公次子象坤奔喪赴晉

州賊退之翌日入城求公屍十餘日不得只以衣襯帽履在
直瘞石階石間舉一石抽出則内裏七言長篇二十七韻乃
公贈沈惟敬排和議之作也字字忠憤辭言嚴重知
平時衆坤招魂歸耶公平生所落齒髮及牙略備葬
儀葬于州南崇山艮坐坤向之原公之先墓所在也
天朝指揮使吳宗道遣家丁賫銀二兩備物致祭于晉州
其文曰凡人之在天地間有死而猶生者有生而猶死
者生而猶死者滔滔焉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猶生者
吾於倡義金將軍而有感焉夫將軍當海寇狂逞君臣
遷奔一國八路幾無堅城唯將軍倡率斬木舊從一呼

豪傑應響得從義之士千餘人相與死守漢江之
誓不與賊共死生而將軍之名烜赫中外不啻西北
王事之暇而揖之一識荆焉即惓惓若故知也時倭
奴方以貢請將軍輒抗疏不平每欲殲此而後朝食
其言甚切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由之益振也故倭奴
嘗私計以宋事方今之韓武穆不死和議不成金將
軍不死貢約不決而倭之朝夕持籌者唯必以殺將
軍爲事及其以散亡餘卒守晉州適崔君慶會三壯士
焉而崔君尤倭奴夙昔之所忌憚者也由是倭奴以
重兵壓之圍幾數重焉雖不能度必欲得二公而後

已新時也不侯受命來成全羅因遣問湫雨止宿時
山侯忽聞大風震雷揚沙接亦差從子行之狀不侯
乃冒雨前進宿南原而飛報晉州以矢盡食竭
旅陷若干日矣將軍父子及崔君皆罵賊而亡不
侯始悟於山之湫乃將軍父子少涙而大風震雷者
其將軍父子不平之氣耶於戲將軍何涙爲將軍之
名千載不朽矣將軍其不死也夫視之誤國不誠行
哉君父之蒙塵雖兵不戢而使城邑之灰燼乃醜者
面目而將紳其衣冠者雖生而若將軍之死耶嗚呼
則天不佑兮父子云亡節義雖全成兮植我綱常也

間絶苦受痛義墻良朋永別兮覥我一觴後八年庚
子吳公統浙營水兵防汛巨濟旋師過晉州愴然曰
此乃倡義金公死節地也折銀措具親慟哭以祭其
文曰睠茲林總戎無智能至於生死猶覺興情惟公。
英毅罕見今明賊猝犯倡起義兵衆寡不敵遂亡亦
偕生父子金節氣貫青宵昔嘗識面洋洋公靈動攘
東事卒歸鯨鯢弛張關關陰護無限今統浙師凱奏
明達菁江帝義拜黃將旄臨風流涕五內酸辛公靈
如在來格來歆李提督如松都督如栢初見公嘆曰
眞忠義之士也接待尊敬邢軍門玠移檄本國曰金

千鎰趙憲之忠魂毅魄凜然猶在公之名節亦維國
人之所瞻仰而爲華人艷慕者如是矣始栗谷李先
生奔辭要劇公嘗致長書曰士君子一遇君父便有
委質之義況今日非之齊之鋪之時 聖明在上臣
子所當隨事致死而已不可徒煩章累疏以決去就
栗谷嘆曰此言恰好吾當取法他日爲藎臣非此人
而誰 公之忠義發於天性者如是而先輩眼目之長
如是矣後十四年丙午羅州人士議立公廟于州城
西五里許月井峰之外牧使俞侯大禎聞而是之命
工助役越明年丁未廟成請于 朝朝廷賜額曰旌

烈以聞六月二十六日設靈行祀兩字並褒萬世不刊
嗚呼榮矣哉　公稟賦清明植立堅固學無父兄之
提撕而能自奮發循以孝悌爲本原而輔以忠信痛
怙恃之早喪而致孝乎鬼神感祖母之恩育而執喪
如父母其居處必恭直執事必敬公之於爲人可謂
成矣當字牧之寄則以利民澤物爲心任言責之官
則以引君當道爲務　朝廷有大段舉措人莫敢言
或有水旱盜賊民受其害則必抗章　天門必懇裡畫
還或移書當路引經論下公之於爲下可謂忠矣體
若不勝衣　而於職分當爲輒毅然自當責首一不辭一毫

言若不强口而於義理當下處轉之間注儀秦不無撓公之於爲義可謂勇矣至於一死則乃從容辭乎也素定也何足蓋公平生哉雖然歷年二百民不知兵變起倉卒上下匈匈視倭賊如豺虎獍論鬼三羅刹之不可犯自公之倡率義旅抗白面瓊琉空拳向敵乎死也而義聲張皇聞者爭奮縉紳之家居者猶響應而騖喜前之挾策者裂裳而趍從軍忍義兵之居已竟武夫恐文士之奪其功賈勇先登者在在蜂起焉噫禍亂蔓延積矣人和四維不張衆無友紀變起倉卒萬目睽睽爲主辛者皆曰將帥猶能鈐束我乎爲皆一攜

者皆曰士族猶能尊卑我等爲奴僕者皆曰主家猶能駈使我等子不救其父者有之弟不援其兄者有之渙散無統幾何其不胥而爲倭也自公之倡明倫紀徇國忘身也而人始知父子君臣上下之分不可以一日亡斉不可以亂離廢無賴之徒互相視戒不良之民稍知欽識譜牒籍口以感部曲列邑借重以令人民紀律賴以粗立綱常賴以不隳焉 天駕西遷國脉中絕嶺湖消息莫得聞於 行朝行朝命令隔塞於嶺湖知人之病痛呼吸不利焦菑不通自公之進克江都控引水陸也而下三道州縣始知君父之

所在漕航之達于　行在者由此是命之通于下道
者由此焉三輔遺民去逆就順者公也兩京餓莩開
口得哺者公也千世園陵免於發掘者公也芋之以
巖巨餘年道驕厲兵嶺海以一聚孽孫擁數遮吞湖
相持入晝夜使賊虎知由賊血成溝不啻而不守而
鴟張豕突之餘摧沮涌縮不能越湖南數步則中興
第一之功舍公其誰哉世或以公之守江都比之許
景祐而死節則許所未有也以公之守晋州比之張
中丞而功烈則張所不及也以公之父子忠孝比之
卞城陽而學問則卞之所無也世嘗記古今人不相

及而我國中華士不扣〻仰今公之所成就比古人之
士何ム哉昔宋朝司馬公之言曰天授之謂才人從
而成之〻謂〻哉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辨博
捷趫勇非才也驅市井數千之衆摧胡虜百萬之師
戰則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生存
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死而
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城拔邑之衆斬首捕虜之多
非功也扼抗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大半使其國
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功矣公之才之義
之功正符司馬公之言而不知者之議夫公者莫公之

守江都爲避亂噫屬公起義之初湖南一道之方爲乾
淨地使公爲避亂計則多而來之自有餘地豈止晉
赤日鞏孤軍衛把矣不暴露二年於孤島山中設險乃
可避亂哉以公之死於晉州爲徒殺人命噫等語歟
鑿斯池時使委而去之耶況公不守晉州賊鋒一舍挂
則湖南五十城也魚肉必有甚於晉城者一道人命
之多少孰如一城之民命哉令世之不樂成人之美
求過於無過中者每每如是如公尚不得免況其賤
賤者耶雖然此特論公耳若公之心則只爲分內事
而已成敗利鈍亦置之度外則豈只毁譽動其心

夫人同州金氏謂府郡守孝良之女也生二男長曰
象乾嘗請事東朝東朝授司圃署別坐即從公死
晉州者也次曰象坤即葬公齒髮衣甲者也居喪盡
哀以公殁之明年卒一女適進士鄭振源象乾生一
男三女男曰承宗始冠女適士人林挺早卒餘皆幼
象坤生一女一男女適士人鄭立男曰纘宗亦冠矣
之名是非事公者平生而及公首義攝參軍謀歷一方
原至江都無一日不在軍中及公之追虜嶺南也適
憂負疾在鄉值晉城之陷不得與公同日死負之無
可言者公之功在史官節義在人耳目直與秋霜烈

日章光於數千百載之下則固不待人揄揚而公子
象坤猶懼其久而堙沒遺狀託乎生臨沒見付乞圖
不朽某竊念公起義以前則某所知者不如象坤而
起義以後則象坤之所知者又不如某謹與一二云之
生之知公者直據所見聞刪潤以請于當世立言之
君子伏惟進止

楓岩林公行狀

公姓林諱復字某號楓岩羅州會津縣人羅之林自
麗朝顯判司宰寺事庇生貴長永振永振生精爲將軍
良弼良弼生護軍拱拱生部將敭世敭世生一源圖判

[illegible]孝生行護軍宣寧生卓海南監務卓生鳳[illegible]字
少君鳳生諱始巢贈通訓大夫軍器寺正始巢生諱
貴祿贈通政大夫工曹參議貴祿生諱彥贈嘉善大
夫兵曹參判行全羅道兵馬虞候彥生鵬號一舟仁明
廟朝名臣也[illegible]歷[illegible]貴[illegible]
爲望之者皆[illegible]當時[illegible]文武全才自[illegible]
[illegible]兩[illegible]馬節度使[illegible]
也[illegible]三世皆以[illegible]
巳四月二十七日生公自少器識不凡[illegible]之
[illegible]公[illegible]

子正郎惕進士㦺縣令惟處士悅或以詩文鳴或以學行顯皆公獎掖之力也丁酉年間自　上特命敍復又被論者所沮公聞之不以屑意尤長於武略常以彊埸疎虞有蓐我心之恨甲戌年間島夷畢出擧國朝野皆聳公雖廢處江湖未嘗一日忘　君父上疏獻邊事十餘條　下批嘉奬其中戈船之制備邊司令各道水使依樣造以備倉卒數十餘年而果有壬辰之變統制使李舜臣等多以此制勝譬如賈誼請令諸侯王子弟以次受分地而歷數世主父偃擧行之漢遂以安果令公用於時展所蘊則其功業之在世者亦

何哉公自度不容於世唯以登望之興漁釣之樂自娛晩學琴數曲以紓憂時戀君之懷居鄕十餘年口不掛鄕人之非是遠近之知與不知者皆仰之爲年人長德縉紳之經過錦川者莫不造門朴相國淳許提學曄鄭判書宗榮皆寄詩不絶俛仰居士宋四宰純姻設居士朴兪知旣多命駕於尋一時名公之題永慕亭者無慮數百首安觀察玹有詩曰孝子開亭處先人舊日亭登臨非好賞思慕不知回雲絶秦山望風從庭樹來終身無限意衷情寔難裁盖詠公之五十猶慕而金相國命元有句曰安樂持常有詩名

謝祠表蓋詠公之德常自得也壬子年間公得一盤松於永慕堂之南盤旋斜結可蔭五六十人公常坐其下咨然終日晚年因松起精舍命之曰孤松丹觀察氏嚴銘曰萬松比君子之衆多孤松表孫節之介特孤松孤松非其人誰能相識朴是文章鉅公片言隻字人以爲輕重則公雖廢退而見推於流輩者如是矣公以丙子四月十八日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金公命元時牧羅川聞訃哭慟終始克盡是年夏葬于錦城山南佳庄洞西乾坐巽向之原從先塋也公初娶再娶俱無後而早世三室而娶進士徐敬

之一女長二男五女長曰禮中廣寧司馬已卒[illegible]

参軍葉高韶時爲榮氏長縣監公殁時甫一歲祖母[illegible]

廣留不遷之言以紹至痛娶前府使權鎬女生二

男一女次曰峽娶前牧使朴[illegible]玉之女生二男四女

燦二男一女長曰埰娶前別坐洪瑞運之女[illegible]

聖民之孫也女適故兵曹佐郎李應祚之子[illegible]

君增之孫也男次曰拔尚幼峽二男[illegible]

長八尺腰帶數圍儀觀甚偉德宇宏深[illegible]

守不知公者歎其外天之所以與之者[illegible]

所以畜之者若是其甚何哉一夲不復[illegible]

亦命矣夫雖然公嘗謂人曰吾無罪莫甚於時言一念歟
兒子必徵及僕之歲立定行忠信世其家諸老先生
之及公者皆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云云而諸孫皆讀
嶄露頭角以此觀之則公之言果驗而於氏之福益
未艾也流於僕異姓爲倫詳聞公世系行事敢忘其
無狀而撥其大者爲狀以俟立言之君子焉

栗亭尹公行狀

公諱軫字某號栗亭其先坡平人也三國新羅世有
名人有諱莘質仕於麗代麗有劇賊訌南原攻殺長
吏命將勦捕弗能克莘質受命討誅之以南原南原

一人廉和也之子孫因家焉自別其族為南原南原之
尹世為士大夫不絶四代曰韓諱作國朝　世宗文宗
朝為禮部員外郎與成三問朴彭年輩為友　光廟勳
辭官挈家歩下長城縣長城可家也兄弟同爨百口
無間言禮部生諱思誅以文學節行聞隱居不仕思
誅生諱雲卒官儀曹佐郎儀曹生諱國元卒官承文
院判校兼春秋館編修官以直道自立於　中廟朝
金安老之當國也擯發三蹤入陳遇遇名士也知舊
蕭畏以安老及禍無一人省視判校公與遇一家睞乎生
猶為文視葬其屍凡所殯斂殯悉一出其宗人
莫不爲判校縮頸而判校行之諦然也安老既與而

鄭順朋李芑等繼鑄士林之禍判校有平安部事亦
論入京順朋等請判校設酌誘以甘言曰柳灌等將
不利主上吾等將危其非子能同事富貴可共判校
公引援拒順朋不擇徑起曰君等包藏禍心圖害忠
賢如社稷何順朋等大駭指判校為黨讒下義禁府
拷掠備至而判校對獄以直不撓竟配于關東之揚
口縣又竄于湖南之康津縣十餘年順朋等敗乃召
復職判校娶吉陽縣監清河李時榮之女生一男五
女公其季子也嘉靖戊申判校公之謫在揚口也公
始生家于康津也公亦隨歲既長亂離[illegible]

余先生一見大異之以遠大期之稍長能自刻勵刮

去擧子業專意於性理近思之學判校公起於徒中

公隨侍上京在京師未嘗與人遊入則承顏出對方

冊講如也當時名賢鉅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判

校公卒廬墓于果川凡祭祀之需下至井臼之役亦

必手親橐經三年雖狀貌顦顇祀不忍廢時釋哭讀周

易雖祁寒暑雨不曾一日廢服吉諸公以公行誼交

薦于朝召拜慶基殿參奉公初欲固辭大夫人及公

伯僉知公以家貧親老强之乃起赴授順陵參奉

後奉常文惟諱再轉而爲繕工監奉事當官勤恪以

身詻拘同僚就事下吏畏愛之未轉丁內艱盡哀與
禮一依前喪壬辰正月服闋四月倭賊犯京師挈家
避賊于江原道判校公之在康津也有族父曰前長
興縣監寔請公侍養於公有別業在長城[illegible][illegible]閒東南
下曰居長城之貫山宜居鄉敬老慈幼章善糾惡為
人始而畏之終而信服之凡有為於其家及於鄉必
曰五公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量度而後行之
遇有勝日節以壺榼[illegible][illegible]飲止酬適而未嘗至於倒
灑落偶興至為詩陶寫性情而亦無意於雕篆
也涼天佳月每諸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齒節三復而嘅於悒乎為天倫光而隱至弟兄姊
事猴文事伯姊如事慈非以事姊抑以婦大夫人之
一年雖竟也撫視尤篤公之在長城所宅在新平捐罪
七百里間遺不絕歲癸巳湖南巡察之辛公廷議設
道內山城以其險形勢之壯亦可禦敵之地也啓
公董役修築黑壁既　訓造二備部之令公以土
城邑令之所開也國家之保障也達運修城之砬
二討肩諸力禪事設砲樓之舍運甓池六七穴計三
粮若干車嘉者二積石數十百萬倉卒之用百具俱
三以為安宅之地丁酉秋賊兵已陷關山湖南之民

荷擔而走并皆發虛公之知謂爭請公曰公去金
城不受命守城事無可為者盍去諸公言曰
主之其此城亞為今日地賊至而守何益知無三三
辭言誓之曰結守今數人約以死守及兩京陷天地
既守今之同盟者又各奉頭自全公不得已出試圓
一語義兵僅百餘人大賊壓之島合星散公闔門遇害
公夫人權氏前禮曹參議習齋權公擘之女也賊徒擄
至不佩刀自決賊義而哀之不脫衣服而葬公于堂
與公之中表弟其德亦以救得權夫人之遺骸以歸
服猶未知公之死生閱十日與權與其男不測遺骸

始得公屍於草莽中顏色如生嗚呼異哉公之
鄉人有見公之臨死也賊露白刃直前公兀坐受刃
膚不撓目不逃色不變義而談之至今嗚呼壯哉公
遜順而裏方行高而節和勇於義而怯於利聞人之
善不啻出諸口見人之惡直欲唾其面自致於親喪
孝也已不知而死難忠也已友愛於兄弟德及於一
鄉仁也已公之在世忘年於我而公子雲欄識文忘
年知公之終始者莫吾若故忘其無狀而撮其大者
爲狀以俟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公有八子男三
人雲欄其長也方讀古人書以世其家其餘皆蚤死

女五人第三嫁士人李時白其餘皆蚤死公歿時年五十六

金君晉卿墓誌

沈之亡兄故進士君以文章標擧伏一道所與遊皆四方知名士其一人則豨原金君晉卿亡兄畏友不苟而與君最密鄭大夫仁寬嘗守基羅之綵艎縣嘗是時湖南稱多士造大夫門者以十百數推原慤有器局者以君為首厥後果擢魁於鄉屢屈於省歲辛卯始中進士第一時流雖多中奇禍或死或廢君遂絕意榮進婆娑山藪間以詩酒自娛幕天席地凡

二十餘年年六十三以書紀行狀其孤光燁與其弟
光燁請曰吾先子風流雖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
如吾先子之友先子之友亦在者進士丈有李曰沆
能為文字業其家是以燁進先子平生汝其往請銘
光燁於是衰絰杖踊哭來叫流哭而懇之曰子來官
也吾之生也後不及於乃翁之從我兄遊然吾之早
年即乃翁之中年而中年則乃翁之暮年也故能熟
見乃翁之為人而能聞其自為而翁與人交終始不
貳不其信矣乎與人言不及人過不其仁矣乎鵠鮭
壓化挺然不撓不其勇矣乎翹鮮藏渠世讀一不及下

其智美乎銘如是可以示今而垂後也歟光燐拜手
曰唯唯君蔚山著姓系出新羅有曰德摯顯於麗朝
爲鶴城府院君六代祖密陽府使穩始居于長城其
曾孫生員俊始居于珍原生員緋膺生官至光州牧
使於君爲祖牧使生諱大亨蔭補啓功郎於君爲考
外祖曰進士蘇巡妻文曰忠順衛殷世仁君有男二
人即光煒光燐女四人長適士人金餘慶次適忠義
衛姜惇蚤歿季適縣人朱文徵墓在珍原縣北癸
日則君沒之年二月二十八日也銘曰名不達不足
呾君以畀泰觀得失壽不長不足傷君以一指視之

惕軏軒誄琳孔者近有墓銘以昧諂吾無愧辭

贈右君宋公碑銘

公諱汝棕字彥鑑其先鄰良人也鄰良之宋自最顯有諱杖文官至政事堂八代而至諱道孫以中廟舊學累遷至通政大夫靜山郡守諱山生三子傀以文行樹立其季諱世忠登第爲成均判書兼同知經筵判書生諱昌佃以觀察道訪以公征集典道贈嘉善大夫刑曹參判是實生公公生十二歲大夫人奉先公事繼母撫弟妹以孝友聞長而于思益立元天鄉黨皆曰判書有孫稍去俎豆事自力於弘矣

累捷指鄉而累不利歲壬辰倭賊下海長驅擧國莫
不奔頭爲自全計公毅然自奮挺身赴難與其郡守申
浩募浩義器公悉以郡事委公及浩以左水使李公
舜臣部署討倭于閑山島公未嘗一日不在營中及
舟師大捷事公欲得獻馘爲難其人時 大駕蒙塵
三京失守沿路之賊棲屯相望奔問 官守者無以
道梗中道還李公聞公素著節徇國心擬公授狀
啓公艤轉賊營晝伏夜動九死而得達 行在 上
即引見窮問途上事 賜酒勞問甚備 朝廷皆比
顔平原之孝乎也即除西部主簿自 上傳于吏

曹曰全羅左水使軍官宋汝悰間關跋涉千里達來
至爲可嘉南方守令中可補有闕處吏曹即擬除南
平縣曹又 啓曰鹿島前萬戶中丸死當極擇其代
宋汝悰雖已除南平曾立功舟師管下諳習水戰以
此人代之 傳曰允遂轉鹿島萬戶公到任上訖以
船爲家日討軍實甲午四月 朝廷別設武舉於舟
師以慰水軍將士公中乙科第七名時年四十二矣
歲丁酉李公舜臣以言去元均代爲統制賊以其年
七月陷閑山偽舟師盡覆而公以船補完人皆曰神明
所扶持及李公重爲統制師收合餘燼結完未畢

而賊船二百餘艘已到碧波亭前我船纔十餘艘而無不
賈勇先登一當百者捷奏公爲上功及李公進駐寶
花島閑山興陽之賊四出殺掠以公爲伏兵將給精兵
百餘公衝突出入引還被擄男女勦殺賊兵無筭賊
不得樵采遂移順天戊戌七月李公又令公領蒙衝
六艘把守水路公即刻發隱泊鹿島前洋賊船十艘
乘海霧潜至將爲夜驚計公即詗知舉帆直進斬殺
無遺凱還李公即褒啓唐將亦賞銀布甚厚十一
月李公大會舟師鏖戰于露梁賊兵大敗海水爲赤
中興戰功此爲第一而公功又爲諸將先己亥除僉

城縣監庚子特加折衝以酬前勞入京謝恩拜司僕將辛丑出為臨淄僉使瓜滿拜興陽縣監乙巳賜宣武原從功臣錄券追贈先公頃之拜昆陽郡守以事罷丁未除慶尚右道水軍虞候在任奔先公喪哀疚成疾己酉八月卒于喪次享年五十七將葬以長子震慶原從功追贈嘉善大夫漢城府右尹以其年十一月庚辰葬于象頭山辛坐乙向之原公稟性夷粹操心謹厚待人物都削邊幅恤親戚多待而舉火者謙卑巽順始終如一而及至臨陣對敵挺然不撓八年海國大小六十餘戰矢石落左右略不動色奮褊

禆提孤舟所立猶如是使其將三軍當一面則其成就豈有量哉公配貞夫人金氏學生友顧之女生四男一女男長曰震慶甲乙亥武科拜縣毛浦萬戸娶主簿柳謹之女生一女次曰震綱娶守門將柳慶胤之女生一男次曰震善甲壬寅武科拜呂島萬戸娶學生吉日慶膺之女生一男一女次曰震祿娶學生田翰鳳之女女適鄭德鳳先公亡有二男云銘曰仁者必有勇而勇者不必有仁也為臣則忠為子則孝如其仁生亦不願死亦不動如其勇智將固可尚而福將勝於智將也知申浩之可以托身知李公之可與

有爲而樂就之不可謂不智也奮白手取金印其
也榮其死也樂不可謂無福也象頭之髑髏魄所存
萬古風聲一片石章

祖考行狀 並 當在墓誌之上

公諱五福字元祐其先晋人也有國子博士啓庸仕
金方慶征倭幕從還掛冠不仕生啓中內給事引進
給事生監察御史師瞻御史生晋原府院君昌貴晋
原生文敬公君贊文敬生四子鉉鑄鏘鍊宜貴普爲
門下贊成事贊成生五子淮伯淮仲淮順淮叔淮季
皆顯淮伯入我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號通亭生三

子宗德進德友德碩德順德碩德官至知敦寧謚戴
懿號玩易齋玩易生三子希顏希孟希曾希孟中丁
卯壯元再錄勳為翊戴佐理功臣晉山君官至議政
府左贊成謚文良以子肅憲公勳贈領議政生二子
長曰龜孫官至議政府左議政卽肅憲公也次曰鶴
孫官止掌隷院司評䌹惠文坐謫靈光郡子孫因家
焉生八子二女其二曰亨壽年二十八以尚衣院別
提隨舅申政丞用溉朝燕京道卒是實生公公齔而
孤司評畏其不壽不以文墨課率既長覺直伉慨鄉
里皆稱善人娶梁氏耽羅星主之後也祖曰[illegible]

考曰敎授碩鼎生七子二女男長曰克湄生二子
淵淵乙酉司馬次曰克良生三子灝洪諶洪辛卯武
科內贍寺主簿次曰克恭生一子泂司宰監僉奉次
曰克儉生五子海濬淏流泳海戊子司馬流戊子司
馬中甲午廷試泳癸丑司馬次曰克讓無後次曰克
忠生一子淡甲午武科爲興陽縣監次曰克孝生四
子洙泗瀩洛淶甲午武科瀩癸巳武科女長適察訪
李宏中生三子侹侑偉次適忠順衛李琚生一子山
斗公享年六十二自司評迄公三世位不顯年又不
究悲夫孫沆謹狀

[illegible]下[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之
京春[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
[illegible]